

書

乾隆乙卯夏鐫

孟子四考

省吾廬藏版

據劉歆移太常博士書及趙岐題辭知孟子在漢與爾雅同立學官蓋在六藝前矣漢志孟子十一篇其外書四篇本久散佚今經文存者亦往往多異同注述家如隋志之鄭康成劉熙注七錄之蔡母邃注唐志之陸善經注張鎰音義宋志之丁公著音皆多湮失惟趙邠卿注僅存宋人有偽託孫奭作正義者頗舛陋章指並竄入正義中是此書之當考正者非一端也海寧周君耕厓博學嗜古兼綜諸家於孟氏之學致力尤邃著孟子四考一書首曰逸文考博采諸

孟子四考
書之不在七篇內者比陳心叔所錄不啻倍之次曰
異本考刺取諸家所引以較今本異同又有宋足利
諸本參訂之次曰古注考以諸本較今趙注之訛又
哀集劉熙綦母邃注甚多次曰出處時地考以史記
爲不盡可據因排齊梁滕薛等國遊歷先後以解應
劭衛嵩諸家之聚訟焉又校注章指篇敘蓋至是始
還舊觀矣予深有以敬周君學力之勤後之學者欲
於孟氏之學有所津逮焉舍是書何以哉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六月十九日大興朱珪題

孟子四考序

曾子聞一貫之道以授子思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
人今七篇之書於反身曰誠於求仁曰恕三省之言
不忠大學之言不恕中庸之言一言誠此物此志也
司馬遷以孟子述唐虞三代之德所如不合而稷下
生著書于世多被尊禮其亦與於不知孟子爾矣况
荀況王充李觀馮休晁說之諸人變本加厲詆誣詬
病若司馬光疑孟倪思以謂王安石假孟子大有爲
之說變亂法度故光致疑孟子以見安石之言未可

孟子四考
書之不在七篇內者比陳心叔所錄不啻倍之次曰
異本考刺取諸家所引以較今本異同又有宋足利
諸本參訂之次曰古注考以諸本較今趙注之訛又
哀集劉熙綦母邃注甚多次曰出處時地考以史記
爲不盡可據因排齊梁滕薛等國遊歷先後以解應
劭衛高諸家之聚訟焉又校注章指篇敘蓋至是始
還舊觀矣予深有以敬周君學力之勤後之學者欲
於孟氏之學有所津逮焉舍是書何以哉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六月十九日大興朱珪題

孟子四考序

曾子聞一貫之道以授子思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
人今七篇之書於反身曰誠於求仁曰恕三省之言
不忠大學之言不恕中庸之言一言誠此物此志也
司馬遷以孟子述唐虞三代之德所如不合而稷下
生著書于世多被尊禮其亦與於不知孟子爾矣況
荀況王充李觀馮休晁說之諸人變本加厲詆誣詬
病若司馬光疑孟倪思以謂王安石假孟子大有爲
之說變亂法度故光致疑孟子以見安石之言未可

孟子四考
信而豈然哉翼孟評孟尊孟刺刺孟等書或傳或不傳然詳於發揮嗇於徵事從史記者先齊後梁從通鑑者先梁後齊衛嵩謂自宋歸鄒之任之薛之滕而後之梁之齊蘇轍謂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薛應旂謂始至梁繼至齊爲卿繼復至梁陳士元謂周顯王二十三年孟子至梁四十三年至齊後反魯居鄒慎覲王元年梁襄王立孟子自任往見復適齊赧王元年齊伐燕燕旣畔孟子去之宋之滕而歸老閭若璩謂孟子晚始遊梁繼仕齊歸鄒又如

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之滕歸老於鄒王懋竑謂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慎覲王元年燕噲立又七年齊伐燕又二年取燕其年世苦又不合於是以前齊威王之卒於顯王二十六年增之爲卒於三十六年以湣王之立於顯王四十六年在位四十年減之爲在位三十年第改孟子之宣王爲湣王則無處不合至孟子至梁當在惠王之後十四五年史記誤分惠王後爲襄王元年遂以至梁移之三十五年集註於首章旣

孟子四考
從史記故於襄王五年予秦河西地七年盡入上郡
於秦十二年楚破魏襄陵得八邑者皆不得不以爲
惠王時事嗟乎讀書必以逆志論世乃以知人載籍
極博難遽考信此子車表德趙岐以謂未聞而高誘
有正孟子章句見誘所注呂氏春秋者經籍志亦未
之及也海寧周耕厓廣業樸學覃思言必徵信茲出
孟子四考一編曰逸文曰異本曰古注曰出處時地
其出處一門謂孟子親老家貧始仕鄒爲士無舍其
父母之國而以草莽臣先至齊梁之理建首梁惠王

章蓋以揭仁義之大旨而非其遊歷之次故必審齊
梁之世次而後有以定孟子之出處不特可以釋朱
子序說之疑卽萬斯同斷斷然與若據不一辭者不
啻得所衷焉是書多引宋以前書予以近賢之說有
可采故約舉之而以一貫之一卽誠揭諸首
乾隆乙巳七月二十三日南滙吳省欽沖之甫撰

孟子四考敘

廣業七歲讀孟子麤曉字訓時塾本爲集注見有用趙氏說者心竊識之長治制義泛覽語類大全諸書始知章句肇自邠卿及讀其題辭又知有外書四篇曰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旣而按討經史涉獵子流中所稱引孟子往往爲內篇所無是逸文也其與內篇錯出者是異本也並考而錄之注家盛於宋後獨推趙爲古而各書所載注文實不止趙則又知有鄭劉綦毋之注亦考而存之凡此皆無所疑者也以疑義言之則如爵祿封建井田學校之制與周官戴記同異甚多見於注疏可考趙氏謂漢文時孟子嘗置博士迄今五經通

孟子四考
義得引以明事何當日虎觀談經寧雜採緯書而終不一及
孟子也又如外丙仲壬可補尙書序之闕而竹書世本史記
並詳其系皇極經世稽古錄前編俱削其季悅孔子者七十
子狂如牧皮足證史記家語之疎而石室圖古史以及嘉靖
祀典闕里志未聞與列彘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陸
嘉材翼孟力辨蒼梧黃陵之附會周平園深韙其說路史發
揮彘冢辨亦謂諸馮負夏鳴條皆在河南河北而馮山公少
作更有與閻百詩論彘生卒書汝漢淮泗之異道雖指得其
詳葵邱板築之違言正楊舉其失而趙希鵠之辨追蠡郭次
象之詮少艾何孟春之釋巨擘俞廷椿之解環攻無論也然

此類經先儒論定縱有未盡初無甚害可概闕如惟紀季卜
宅游宦數者關亞聖之行藏作全書之眉目一誤則無所不
誤雖欲蓄疑焉不得於是覃思竭慮復作出處時地考合前
爲四遂名孟子四考嗟乎幼童而守一藝艾齒而後能言行
自傷已溝愚僻處無所取裁其是否正未敢知也每考之首
各爲序意茲特記其緣起云

乾隆四十六年歲次辛丑六月朔日海寧周廣業書於藜照
書屋

書孟子四考後

予在杭時海寧周孝廉耕厓以所著孟子四考示予校勘比予將行來索則爲僕人誤束諸書篋矣及到京師耕厓屬蘇生琳趣此藁甚迫已托阮編修元爲予作題辭應之然鄙意本欲有所質於周君故復申之竊謂孟子道不行退而與萬章之徒著書七篇皆實事也非同莊生之寓言與戰國策之錯記諸國事者故當仍以本書爲據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則孟子

之生當在周安王世是矣又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此語發於去齊之歲燕人既叛之後按竹書爲隱王元年丁未竹書以武王十三年壬辰周有天下至是當七百九十六年若以通鑑己卯爲周元年則八百餘九年矣殊不符也閻百詩不信竹書而信史記司馬溫公取竹書惠王改元之事顧氏曰據紀年周慎靚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爲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而孟子之書先梁後齊其事

皆合然孟子在二國皆不久書中齊事特多又嘗爲卿於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在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卽行故梁事不多謂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以惠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也竊謂孟子前二卷卽其自敘去就先後本末之跡故始於梁惠王而襄王而齊宣王而鄒穆公而滕文公而魯平公論世者當以此爲仿或謂滅燕者湣王孟子曾再入齊見湣王夫孟子自言久於齊非吾志也而惓惓於王由足用爲善若湣王者烏可與爲善哉又孟子言公侯

孟子四卷
皆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與子產諸侯一圻之言
合而與馬氏千乘之國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周禮
封侯以方四百里明堂位魯封方七百里諸說大相
逕庭竊謂亦當以孟子爲可信何也孟子與慎子辨
而斥其在所損乎若所言不實則慎子將掩口而笑
之曰子不聞周制封侯則方四百里乎何不讀周官
邪故鄙見以爲周禮疑非周書也況地里古今相距
不甚懸絕可按跡而稽也昔奉使道出山東者屢矣
自東平州四十八里渡汶河齊魯之交界也十二里

爲汶上縣九十里爲兗州府治之滋陽縣又三十里
爲中山店又二十里爲鄒縣經魯地者不過百二十
里耳按今曲阜卽舊魯國都自曲阜而西三十里爲
兗州府又西六十里爲濟寧州又西五十里爲嘉祥
縣獲麟堆在縣西二十五里又州西北百五十里爲鄆城縣舊城在縣東十六里魯西境也成四年城鄆是魯之西境得二百二十四里自
曲阜而東六十里爲泗水縣又東五十里爲卞城魯
卞邑又沂州府之費縣在曲阜東二百四十里蒙山
在縣西北五十里是魯之東境不過二百里自曲阜

而南五十里為鄒縣是魯之南境不過五十里又魚
 臺縣在府南百七十里武唐亭在縣東北十二里矢
 魚於棠遠地也又單縣在府西南二百十里魯單父
 邑是魯之西南二百里而強也自曲阜而北寧陽縣
 菟裘在寧陽西北在府北五十里魯闡又東北九十里鉅平
 城魯成又府西北九十里汶上縣魯中都又府北百三
 十里泰安府是魯之北境百四十里而近按魯之東
 西約共四百里其南北約共二百里不能方也此則
 兼并之後所謂方百里者五近之實不過方二百十

里有餘耳想其初封蓋方百里而贏矣馬鄭周禮明
 堂位之言不如孟子之近確也珪又識

是考者蓋之初蓋在己丑庚寅閒時寧志餘聞已成動植小
志甫脫葦間鮑君滌飲有藏本意林亟借鈔之校訂注補頗
費時日先是與崔表弟應樞纂刻關帝徵信編久迺訖工又
嘗考定季漢官爵乙未後始專意焉蒙凡六七易辛丑春有
定本可繕寫自惟淺渺不敢示人仁和翟晴江先生方輯孟
子條考從友人丁君小正處鈔得謬見採錄甲辰春攜之都
門就正丹陽吉渭厓先生大興翁覃溪先生南漚吳白華師
幸皆進教之吳師并賜以序蓋意在獎成也丁未南旋復正
諸餘姚盧抱經先生多所指示第四卷本名疑義考吳師以
是卷皆考正里居世系出處易爲仕止覃溪先生謂加時地

孟子四考
二字更該括至是抱經先生兼取之題曰出處時地師亦謂然時大興朱石君先生視學吾浙暇日進謁懇求削正復蒙寄示序及書後各一篇祇誦之下茅塞頓開竊念末學卮言雖不至見棄有道然終未敢自信會遊桐泖藏之行篋者五年當開雕郡志時劄氏知有是書亟請授梓未之許也今春復以爲言兒子勲懋進曰大人於是書積數十年勞瘁或不
自惜竊觀參訂諸公各罄心力似未可虛糜也喟然諾之復賴華亭王鶴村涇縣吳霽川兩先生相與是正六月而竣每覆閱一過明知疎謬不少苦不能自舉對之顏汗而已至先後參校者歙縣程君易疇瑤田績谿方君茶山體餘姚盧君

匏廬文韶仁和沈君嵩門景熊蔣君東橋師鑰梁君處素履繩海寧吳君槎客騫錢君淥窓馥寫校原藁者門人沈堯明俊王拱樞星羅旅相星聯查儀高筠校刻則院諸生王羹遇文琴李見如賓周錦如夢霞嗟乎一寸之書窮年砭砭檢閱叢藁承惠諸條或書眉或粘簽閱亦貽書質辨卓識高論均資裁益以廣業之顯愚瞽識論著初何足傳而諸君子嘉惠之功信不可忘因於刻成之日詳識簡末尙冀宏達之儒匡所不逮焉

乾隆六十年乙卯十有一月長至日海寧周廣業耕厓甫書於復初書院

孟子四考目錄

卷一

逸文考

卷二

異本考

卷三

古注考

卷四

出處時地考

孟子十一篇見漢書藝文志七篇今列於經其四篇趙邠卿以爲文不宏深後世依倣而託故其注祇析七篇爲上下十四卷隋經籍志唐藝文志載鄭明二注亦止七卷自是孟子無足本矣然漢晉六朝諸儒所引尙不明言存佚至唐虞永興作書鈔始云逸孟子蓋與逸詩逸書同例焉前明應城陳心叔著孟子雜記嘗哀集逸文三十許條臨湘方仲美作孟子集語取逸文分繫各篇而以意聯貫之又補外書四篇近朱竹垞太史經義考亦載孟子逸句斯實汲古深心非直好事已也惟是屑玉碎金搜羅非易甄別尤難不揣謏陋詳加參訂據各書先後編次之名曰逸文嗟乎子流照軫曲士竄

孟子四考 卷一
奇誠所不免然如孟子之皇皇誨誘但有墜緒可尋奚惜旁
搜遠紹否則平仲外篇錄從子政闕矣游鳧儒者尙能稱誦
獨可使亞聖之遺言湮鬱終古哉作孟子逸文考第一

孟子逸文考

海寧周廣業述

孟子曰今之學者其性善荀子性惡篇下同

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詹道傳孟子集注纂箋引脫喪字

孟子曰人之性善此句兩見皇甫湜孟子荀子言性論亦引之見姚鉉唐文粹

孟子三見宣王張存中孟子集注通證陳元孟子雜記俱作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

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衍泰二遷志佚文作弟子問曰何爲不言誤孟子曰

我先攻其邪心荀子大畧篇

雜記荀子前載子思子二條孔叢子一條皆思孟答問語案孟子師事子思先儒雖有是說稽其年代恐不相及且內篇述魯繆公費惠公尊禮子思事孟子於二君俱稱諡而繆公之上并係以昔者則非並世可知使果師事子思

七等中不應絕無問答之辭又不當亟稱其字曰子思也
外書真贗誠不可知至淵源授受尤不容誣朱彝尊經義
考削而不錄是也方之玃孟子集語受業解載孔叢四條
又以說苑建本篇子思語妄加謂孟子三字大抵集語皆
以意增飾難盡據也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

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息若伊

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經義考去此三句而

改息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

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雜記去夫道以下八句

韓詩外傳下同案詩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引孟子證之韓所稱高子蓋即此人

其於心為不若雞犬哉經義考雜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

必亡而已矣在有放心而不知求下學問之道無他上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

之君雜記脫此三字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淳于髡曰夫

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

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

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

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

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指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

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

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

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上不居汙世夫藝冬至必彫吾

亦時矣經義考去淳于髡答詞而分電雷吞舟夫藝為三節又以吞舟夫藝列其於心前電雷列高子後程

大中四書逸箋割電雷節置高子後並誤今從原文雜記曰此蓋韓嬰勸七篇之語而附益之者馬驥釋史連下詩

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四句此恐是韓氏語非孟文也釋史又曰此即名實章而紀載不同。六馬

秦制見史記始皇紀然晏子春秋已屢言六馬更有重駕者晏子以為駕八固非制重之滋甚也家語六馬之乖離

呂氏春秋吳王曰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列子有二十四蹄之云羊傳亦曰天子駕六蓋周末強國僭踰者所為

至秦遂定制耳太平御覽載琴書師涓鼓琴感四馬噓天仰秣卻作四大周正樂六國時瓠巴工琴魚躍潛藻而聽

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言董

子繁露深察名號篇其下云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善奚為勿見也又云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為故曰

謂性未善此蓋摘外書性善之文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楊子

修身篇。王應麟困學紀聞曰今無此語其在外書歟集語此上妄加孟子居齊公孫丑王子墊侍側孟子喟然而

嘆云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劉向說苑下同。雜記連下夫學者

崇名立身之本也八句考說苑此節甚長不盡似孟子語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王應麟玉海藝文漢藝文志考證及雜記並知上有

皆字莫上糞田莫作不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

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王志堅表止淫也

經義考併上條為一節去何謂善心四句案虞世南北堂書鈔引孟子有何謂糞心二句太平御覽引孟子全錄此

文則不當刪。吳萊孟子弟子列傳序曰說苑所謂人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者疑即性善解中語

雜記又載說苑或問為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虛使良心不汨於欲領然後會使良知不誘於物則道之章微析妙罕不解矣此學之道也。案說苑無此文鍾惺孟子翼考載之姑附於此

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史記淮南王傳又漢書伍被傳荀悅漢紀若並

作如玉海藝文及漢藝文志考證引漢書俱連下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三句釋史及李錯尚史因之玩文氣非皆孟文

孟軻以彊其君所不能為忠也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也袁宏

後漢紀鄧暉語也後漢書鄧暉傳上句君下有之字而無二也字案暉光武初人其稱孟軻云云當係原文李賢注牽合對齊宣王章不為也非不能也及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等語鑿矣因學紀聞據之云與今孟子語有異

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在穀不可佃漁以時魚肉不可

勝食在材木不可勝用下

桓寬鹽鐵論下同

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

寧窮飢居於陋巷安能變己而從俗也困學紀聞引無窮

錄之雜記此條上有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蓋本之學齋佔畢案董斯張吹景集云今本鹽鐵論及王逸楚辭章句並作孔子曰繩祖所據殊誤今考此二句與下堯舜之道三句俱見執務篇河廣二句作孔子王應麟詩考河廣篇引鹽鐵論亦然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史繩祖學齋佔

見此文雜記曰漢書桓寬傳亦載孟子云云夫孟堅博洽者不稍駁異何也

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王充

本性篇。案性善之篇即趙岐所謂外書劉昌詩謂新喻謝氏尚存此一篇然同時學齋佔畢困學紀聞等書俱云四篇今已失傳則亦未必然也玉海藝文引止此漢藝文志考證連下謂人之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放

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亦作孟子恐非

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鄭氏禮記坊記注雜記誤作孔子閒居注

孟子曰諸侯有王鄭氏周禮大行人注案此左傳莊二十三年曹劌之言鄭司農注周禮小行人引春秋傳曰諸侯有王是也後鄭引孟子必自有據賈公彥正義云引之謂朝王之事也不言今無此文

孟子曰王者師臣也高誘呂氏春秋仲春紀當染篇注。盧虎通引韓詩內傳曰師臣者帝意與此同誘有正孟子章句見呂氏春秋序玉海藝文引儒林傳程曾作孟子章句注云高誘正章句是誘所正即程本也程於明帝建初三年舉孝廉所有章句必足本也

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應劭風俗通正失篇案雜記止載此二句

其下傳言失指圖景失形出應氏不錄案圖景失形顏氏家訓稱是孟子則亦孟文也下文卷一錄金積毀消骨則鄒陽書有之為孟與否不可知矣堯舜二句劉知幾史通疑古等篇引

天子圉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見公羊傳

成十八年築鹿圉下何休注其疏云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也案公羊疏不著撰人其稱孟子文當必有據楊士勛穀梁疏云此說徐邈何休並同毛詩傳天子圉百里諸侯三十里與徐何說別者詩傳據孟子稱文王圉七十里寡人圉二十里故約之為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耳未審徐何據何為說然則孟子此文士勳初未之見矣

孟軻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史記六國表集解引皇甫謐說夏禹生於石紐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牟子理惑論禹生西羌而聖詰晉書載記劉元海曰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皆不言出孟然路史注亦引孟子云禹生石紐蜀志秦宓傳禹生石紐今汶山郡是也注引譙周蜀本紀禹本汶山廣柔縣人生於石紐其地名劓兒坪太平御覽引任豫益州記作石紐林水經注作石紐鄉。困學紀聞曰今無此語陳耀文經典稽疑曰此當在舜生諸馮下而今無之知書之遺逸者多矣可勝嘆哉

孟子曰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外抱朴子

孟軻云千載一聖是旦暮也鮑照河清頌序見宋書臨川王傳經義考是作猶

孟子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乎經義考患作平

禍所遵正當仁義為本蕭子良與孔中丞書見梁釋僧祐宏明集下同

孟軻有云人之所知不如唐釋道宣廣宏明集釋人之所不

知梁武帝勅答臣下神滅論。郭璞山海經注序引作莊生之言下句作莫若其所不知考莊子無此文恐郭誤也

周興嗣次韻千字文孟軻敦素史魚秉直義當如素履之素七篇無其說李瀚蒙求則以孟軻養素對揚雄草予徐子光注引養浩然之氣證之與素字無干此必出於外書也

孟子曰千載釋史一聖謂之連步梁蕭綺拾遺記錄。拾遺

蕭綺拾遺記錄經義考同案隋志拾遺錄二卷為秦姚萇方士王子年撰王子年拾遺記十卷蕭綺撰疑有誤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梁書處士傳序

孟子曰圖影失形顏氏家訓玉海藝文及漢藝文志考證引之影並作景案下文云此字當為光景之

景世改從葛洪字茹加多非也則知北齊時本已作影沈揆顏氏家訓考證云未詳或恐是外書

昔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

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

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

梁乎惠王不悅劉晝新論隨時篇案晝字孔昭北齊書北史俱有傳此文與史記梁惠王謀欲攻趙

孟不子稱太王曰邠正合蓋別有據也夫惠王以土地之故不惜糜爛其民復殉以子弟真所謂以養人害人者孟子

曉以太王之事其中病乃甚於滕文也

逸孟子曰戰者危事也北堂書鈔案孟子稱逸始見於此蓋六朝外書尚存唐初始逸耳

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

此語而微不同案章懷注兩引

矯枉之志注云矯正也枉曲也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正字一本作直黨錮傳矯枉故直必過注云矯正也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經義考乃載正枉者必過其直句而自注出黨錮傳又衍一者字誤也此與下條毛奇齡四書臚言

之引

孟子曰矯枉過直

案此語亦兩引張皓等傳贊二子過正注孟子云矯枉過正又王符仲長統等傳論

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注孟子曰矯枉過直言正曲過於其直雜記經義考四書臚言俱單載矯枉過直句而注云出仲長統昌言考昌言全書已亡惟本傳載其理亂篇曰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初無引孟明文則謂出昌言者亦誤也

後漢書張衡傳我不忍以歛肩注引孟子曰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此出趙氏章指吹景集釋史經義考俱載入逸文又以阿意為阿諛三遷志作曲意並設

孟子曰嘖蹙而言

李善文選注下同此語三引靈光殿賦江賦平魏武文并引注云嘖蹙謂人嘖眉蹙

顛憂貌也今匡章章有頻顛字異趙氏亦無注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

此語三引別賦及曹子建詩

孟子曰使自求之

文賦山○孫侍御頤谷曰此疑定使自得之之異文

孟子曰離婁者古明目者也能視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

張景

陽七命注又琴賦注引孟子曰離婁者黃帝時人黃帝亡其元珠使離婁索之能視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二條今見趙注疑選注誤引然明成化年希古張伯顏重刊元人本及汲古閣本並同惟萬卷堂重刊六臣本琴賦注作善曰離子離朱也下接淮南子離朱之明云云無孟子而七命注亦無同異則非誤也餘所引諸本同

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

釋史有命世

者答蘇武書注案裴駙史記集解自序命世之宏才也司馬貞索隱引孟子云五百年生一賢其間必有名世者

下句同今文上句同
選注而多一生字

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

王仲宣誅注案子路人告之有過
章章指云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

故曰計及下者無遺策舉及眾者無廢功也觀
故曰字則引古可知選注謂出孟子當有據也

孟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我賊也道我惡者是我師也

釋史
引文

選注案是注見曹十建與楊德祖書汲古萬卷二一本俱作
荀子檢荀子唯修身篇云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我而當
者吾友也詔諛我者吾賊也與此文異後見嘉靖吳
郡袁氏重刻丁觀六臣注本作孟子知馬氏據此

孟子曰德厚受祿德薄辭祿也

文選潘安仁夏侯常
侍誅注見嘉靖刊本

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牛目羣臣請弛

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

太平御覽作惠公集語改
為孟子自齊來於滕謬

昔王季

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

臣百姓矣乃出為帳三日而後葬今先君以少留而據

御覽
作無

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太子曰善

歐陽詢藝文類聚案戰國策呂氏春秋論衡俱載之不言
出孟而滕文公作梁惠王以惠子惠公之稱核之則當為
梁。鮑彪戰國策牛目注云駕車用牛其雪深至牛目案
葛洪西京雜記董仲舒曰陰陽不調則風發屋雨溢河雪
至牛目國策下文云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行則鮑說是也
韓鄂歲華紀麗雪部以浸牛目對渡龍沙注引孟云云册
府元龜改作
半月非是

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為齊卿仲子以為不義乃適

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為相仲子遂夫妻

相與逃為人灌園

史記索隱下同案此似節錄高士傳之
文然皇甫士安之書有日其觀小司馬

豈或誤引其下又引烈士傳云字子終
然則士安作傳實本孟子也互詳異本

孟軻謂之寄君

案史記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
九主載之七錄名稱甚奇寄君謂人因於下主驕於上離
析可待故孟軻謂之寄君也雜記曰今七篇無寄君語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公孫龍字子石集解引鄭元曰楚人
張守節正義引家語曰衛人孟子荀卿列傳云趙有公孫龍
談也案七篇無趙人之說孟子荀卿列傳云趙有公孫龍
為堅白同異之辨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考平原君傳
龍與鄒衍同時平原君厚待之衍過趙乃絀龍則此當另
一人困學紀聞曰列子釋文公孫龍也然則見孟子者必非即孔子
楊墨儒乘四乘謂公孫龍也然則見孟子者必非即孔子
弟子乃字子乘而與鄒衍同時為堅白之談者也注家混
而為一朱竹垞跋聖賢羣輔錄
以趙人名龍者字子乘是也

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

孔穎達詩幽風七月篇正
義其下云則冬亦有績麻
但言不備耳案漢書食貨志敘聖王制土處民法云冬民
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
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公羊傳宣十五年
初稅畝注述聖王井田之法亦云五穀畢人民皆居宅里

正趨緝績婦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
四十五日作正義以為時王之制此時王謂周王也或謂
何休時時王者誤二書雖不明引孟子然沈約固言班氏
采孟子書序食貨何氏文又與漢志小異合之穎達冬至
之後云云安知不皆出於
孟子而稱引各隨所取耶

孟子曰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

趙蕤長短
經是非篇
宋白等文
苑英華論

孟子曰父母妻子對之饑寒而不為非未之有也

入牛希
濟治論

若久塗炭則易政如渴不擇飲也

馬總意林在渴者易為飲
下此據道藏是本經義考
依嘉靖刊本故止載上一句其所採意林六條考其文異
者幸出趙氏章句不足言逸惟此條近之姑錄於此釋史
採意林八條。藏本意林鈔自知不足齋有拙
校附注本友人王踈兩朝梧嘗用以校聚珍云

六十四黍為一圭十圭為一合

廣韻注下同。案上句漢書
律歷志注引孟康曰無一字
逸文

齊有曼邱不擇邱字注復姓四十四經義考云今無其文鄭樵通志氏族畧擇作澤

孟軻言遇不遇命也王定保摭言此與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同意據漢書則揚雄之言也晉書袁宏

三國名臣頌曰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高仲武中興間氣集蘇渙小敘云善惡必書春秋至訓明言不廢孟子格言今七篇亦無有道無時明言不廢語知皆外書也

孟子曰曾子之事父也諭之以小杖則受諭之以大杖則走

者恐傷其體非孝子之道也邱光廷兼明書釋史亦引

孟子曰桀紂逆天暴萬物故天棄之民去之湯武從天理萬

物故天下欲之民歸之紂昏昏以亡武王諤諤以昌太平御覽

下同案從天本作順天梁避太祖諱改理萬物本作治萬物唐避高宗諱改御覽蓋從舊類家錄

孟子曰軻少貧從母在墓間識葬埋事又徙在市則軻知市

井之利又徙在習學所遂盡識禮儀案文選注引列女傳

母號曰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宅市旁其子嬉戲為賈又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舍學宮之旁其子游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曰此可以居子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今據御覽出孟子則知列女所云本此矣列女載孟母事數條今不錄

孟子曰人之性善嗜欲害之徐鍇說文繫傳通論。案此疑是性善篇之文楚金在南唐猶

及見故引之文子作人性欲平嗜欲害之

孟子曰國無小王欽若等册府元龜僭偽部政治小序曹允昌册府元龜獨制同案左傳僖二十二年臧

文仲襄三年鄭子皮哀二年趙孟皆有此言而此獨稱孟子必自有據或因趙孟字致誤歟

孟子所謂忠者人之高行册府元龜環衛部志節小序獨制同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管子曰忠

者臣子之高行

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朱子集注載外

國本孟子仁也者人也下有此二十字語類問所據曰向見尤延之說高麗本如此何孟春餘冬序錄載高麗本孟子

子仁也者人也云云與集注正同雜記引之仁義下俱少一也字集注纂箋曰禮記祭義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

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以此文證之外國本或是廣業案玉海朝貢門載淳化四年始賜高麗板本九

經祥符九年又賜九經及諸子嘉祐八年英宗即位以九經及正義孟子賜夏國則外國不應有別本

雜記載孟子曰江海異於行潦者深廣也太山別於邱陵

者高大也若深不異於行潦則濶子涉其淵若高不出於邱陵則跛羊步其顛云見儁苑珠璣集語引孟子翼考亦

載之考此與宏明集所載于理惑論止數字異非孟文也又正義釋奔秋案傳記云奔秋通國之善奔也有過者

止而聽之則奔敗笙泪之也又云隸首天下之善算也有鴻鵠過彎弧擬問以三五則不知鴻鵠亂之也是亦孟子

之言與考此係劉書新論之文過者上脫吹笙二字而以爲孟子可乎凡此影響依附皆宜亟削在正義尤不當妄

引詳拙校意林附注中。四書逸箋謂江海條及前或問

爲學之道條俱出韓詩外傳又引列女傳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受賞謂此三則經義考失引他若蠶麻以時諸侯有王之類語皆直淺不似內篇槩不闕入據其言則直以江海稱身等爲七篇之文而所謂韓詩者竟不知所據何本可異也

史記十二諸侯表云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

摺撫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記今考孟子言春秋者止

迹熄詩亡及知我罪我無義戰三章亦未嘗摺撫其文又

後漢書劉陶傳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

韓非復孟軻今亦無論及七曜者知皆外書之文且漢志

孟子十一篇在儒家而陰陽家復有孟子一篇疑七曜在

陰陽篇中也墜緒茫茫無由尋討矣至列女傳擁楹之嘆

韓詩外傳輟織殺豚及不敢去婦諸條荀子云孟子惡敗而出妻蓋由此傳

訛中所載孟子之言皆瑣碎不足述近有姚士粦等所傳

孟子外書四篇云是熙時子注則顯屬偽託也

史記列傳孟子七篇漢志依劉歆七畧作十一篇無內外

之說正義云時有劉歆九種孟子凡十一篇九種今無可考趙岐始名七篇為內篇

以四篇為外書案漢志內外名篇者惟雜家淮南為然內

論道外雜說也今莊子之分內外蘇子瞻謂出於世俗非

其本意以之擬孟均屬不倫及觀風俗通稱中外十一篇

乃得其解漢書儒林傳成帝求尚書古文得張霸百兩篇

以中書校之非是顏師古注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藝文

志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

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

惟費氏經典古文同師古注中者天子之書言中以別於

外耳御覽載劉向別錄曰所校讐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定著十二篇中書署曰淮南九師書又魏志注引三

輔決錄注曰馬日磾楊彪然則天子所藏書皆謂之中學

官及民間所有皆謂之外蓋自孝武開獻書之策立寫書

之官凡諸子傳說皆充祕府七畧所謂外有太常太史博

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是也劉向校晏子稱有

中書太史書臣向書向所參書長社尉杜參向與同校中祕書凡中外三

十篇定為內篇六外篇二例正如此孟子在武帝時七篇

早八大內故曰中亦言內猶今稱中祕書爲內府書也其上太史及學官所肄子長所見本皆止七篇至成帝時陳農所求劉向父子所校續得民間本增多四篇以中祕所未有故謂之外中書多古文善本外書容有增竄是以趙劉作注俱以中書爲定也又案劉向傳成帝好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師古注亦云言中者以別於外因知後漢書劉陶推三家尙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尙書此中文亦謂中書也隋經籍志兩京亂後魏氏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此中經亦謂中書也

晉書荀勗

傳武帝時勗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卽中經簿也又云得汲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以爲中經列在經籍志又云漢哀帝時從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使劉歆撮其指要著爲七畧案劉向楊雄校書亦俱在天祿故唐六典謂向雄典校皆在禁中謂之中書而漢官名有帶中書者蓋亦昉此明乎中書之義則知孟子之內篇矣外書篇目陳仁錫孟子考異序曰性善曰辯文曰說孝經曰爲正蓋依元刻玉海藝文句讀也劉昌詩云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辨一帙則知與文說孝經爲正是謂四篇
見經義考孫奕示兒編云前輩親見館閣中有外書四篇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政時人以性善辯文爲一句

說孝經爲政爲一句甚乖旨趣古文辯辨正政通用廣業
案孟子時言性如告子等已數家不容無辨文則說之足
矣何待辨乎劉孫說是

五經論孟董而習之推詳古本必曰易與孟子以二書皆不
經秦燬也然易自鄭王之後經傳混淆紫陽加意釐定復爲
明初大全所汨彖象文言遂與本義齟齬孟子七篇雖得邠
卿章句而久溷子流非有名家師授傳述訛舛安見其古本
哉廣業旣輯孟子逸文見各書徵引字句往往不同說者謂
所見本異而集注亦有古本今本及外國本則異本又不可
不究詳也考是書最古者漢河間獻王本史稱王修學好古
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畱其眞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
周官尙書禮記孟子之屬是也東漢有祕閣本黃香詣東觀
章帝賜以孟子淮南各一通其民間行本則子長所謂世多

有其書者然如惠王攻趙已與今文不同於時韓詩毛傳載輒盈篇說苑法言引非一簡荀卿董子逞彈駁於前子思孔叢滋緣飾於後不既隱曖而紛綸乎他若孟堅採志食貨仲任摘著論衡以及牟融馬融高誘應劭鄭康成許叔重之流趙氏所謂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也魏晉而降更難僂指聖證述子居爲字之義士緯識門人所記之書王劭稱業受子思傳元謂體擬論語袁瓌揭誨誘無倦之旨法琳發劇談垂美之論鈔自仲容錄由孝緒證經史者孔賈李顏原性道者韓李皮林此其尤著也計其爲本奚啻千百卽不至乖異要非盡雷同也夫漢晉世遠文滅按飭良難以字體辨之幽爲邠期爲暮悅旁從心智下加日其出唐人鈔錄可知宋祥符五年孫奭等撰音義二卷七年正月上新印孟子及音義見玉海藝文自是始有板本但宋槧今不易得因以汲古閣注疏本爲主參考宋本石經條錄漢晉以來訖於唐宋凡有睽異悉著於篇而注疏本之與今集注本不同者亦列焉其有改竄太過援引舛謬則附見各章之後庶爲循誦之一助云作孟子異本考第二

孟子異本考

海寧周廣業述

趙氏題辭曰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正義云梁惠王篇二十三章五千三百三十三字公孫丑篇
 二十三章五千一百二十十字滕文公篇十五章四千五百三
 十三字離婁篇六十一章四千二百八十五字萬章篇十八
 章五千一百二十十字告子篇三十六章五千五百三十五字
 盡心篇八十四章四千一百五十九字總計之是二百六十
 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也雜記則云今七篇二百六
 十章其字數梁惠王五千三百六十九公孫丑五千一百四

十四滕文公五千四十五離婁四千七百八十九萬章五千一百二十五告子五千二百五十五盡心四千六百八十三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較趙多七百二十五字詳考趙注孟子與今本不差趙蓋誤算也廣業案趙注孟子三年乃成謂可寤疑辨惑字數易明豈復疎於布算據正義各篇分計之字核之實止三萬四千八十五字視雜記且少一千三百二十五字視趙亦少六百字而當時歐陽永叔鄭耕老所說並與趙同即正義亦自謂總計適符則必有一誤者矣但舊書古簡脫漏居多唐宋本固應減于漢否亦不能加多今茲贖字得無有後人所靡者乎至章之少一則以趙分孟子

自范之齊節為一章孟子曰王子宮室以下為一章而今合為一章故也石經孟子致為臣而歸章不跳行連上燕人畔章彭更問曰接寫與鑽穴隙之類也下均是筆誤

梁惠王章句上

上下交征利則國危矣賈公彥周禮正義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

後其君也鹽鐵論。晉書王導上書元

附史記魏世家孟軻至梁梁惠王曰叟不遠千里幸辱敝邑之庭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案此與孟子列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皆是約舉孟文楊升菴嘗譏其拙今觀征爭二字為義迥別趙岐曰征取也鄭氏周禮注云政字宜從征如孟子交征利矣是漢本作征也又舊唐書裴諝傳引孟子曰理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為此又襲史

記之文理即治也避高宗諱凡此皆不足為異本姑附見之後倣此

於仞魚躍案吳指玉別雅仞即物字引史記殷本紀充仞宮

室于虛賦充而民勸樂之孫音義云歡樂本亦作勸樂案左傳昭九年庶民于來注

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為之是杜預所見本作勸也

斧斤以時入山林二字五畷之宅樹之以桑麻周禮注正義同案

梁書張充與王儉書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畷之宅樹以桑麻知古本有有麻字者。沈約究竟慈悲論引五畷之

宅六句稱孟子為七十者可以食雞豚孔穎達詩正義百畷

外典文亦小異之田無失其時楊倬荀孟子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歛

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漢書食貨志贊應劭注養狗彘者使

氏曰莩音葉有梅之葉莩零落也人有餓死零落者不知

發倉廩貸之也師古曰莩音類小反諸書或作殍音義亦

同黃公紹韻會殍或作莩通作莩及受案說文受音曉凡

从孚者皆當作受今變為孚轉寫誤耳非孚信之孚今經

史承訛難遽改故兩存之。案宋書律志序曰班氏采孟

軻之意用序食貨考班志所言正經界及畫井受田之法

賦稅樹畜之制皆采孟子而文不同至贊中乃明徵其辭

而斂野莩字皆與今異蓋漢本如此陸宣公奏議曰犬彘

厭人之食而不知檢册府元龜野有餓殍不知收也狗

邦計部小序引孟亦作犬彘豕食人食不知檢也為民父母民飢而死則曰非我也歲

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也兵也鹽鐵論。今作使

也飢而不救則餓且死矣告子篇飢餓不能出門戶四書

逸箋曰韓子家有常業雖飢不餓淮南子寧一日飢毋一

故言餓殍不言飢殍孟子蓋惡夫廢多肥馬而野有餓殍楊雄太僕箴見古文苑

附意林虐政殺人何異刃耶。案意林所有孟子皆與今文異然實取內篇刪潤之非別有本釋史經義考以此及敬老愛幼等條八佚句茲附見其尤異者

願比死者壹洒之 宋本七經孟子考文引古本同 深耕易耨 孫音義耨奴豆切亦作耨

望之而不似人君 呂氏春秋注 天油然與雲沛然下雨則苗淳

然而長也 唐釋慧苑華嚴經音義 霈然下雨 徐堅初學記御覽同

挾太山以趨北海 孫音義趨或作趨。案閻若璩四書釋地曰禹貢海岱惟青州蘇秦說齊宣王曰齊

南有秦山北有渤海孟子蓋取齊境內之地設譬也 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

人之幼 晉書段灼傳 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

子云云善推其所有而已 苑說 蒞中國 宋本考字書無之亦作蒞 放

是司民也 手音。案司古伺字 則蓋反其本矣

毛晃增修禮部韻畧蓋字引孟為證韻會合韻蓋或

作蓋亦引孟案史孔子世家夫子蓋少貶焉檀弓子蓋慎

諸並以蓋為蓋金履祥集注考證上作蓋下作蓋 植之以

宋高宗御書石經。案樹為黃宗嫌諱故避之後植藝

紹興年所摹勒也易詩書春秋左傳論語禮記中庸等篇

皆楷書孟子兼用行書朱子修白鹿書院奏請石經本即

此也孟子刻石在東廊南祇存第三四六七八九十五十

六十七十九二十一其十一片蓋原有二十二片而今已

其半矣文多漫闕向就石摩得錄之繼從梁君履繩借搨

本與宋板本詳校大率相同但多避諱字耳。趙希弁讀

書附志云石刻孟子十四卷不題經注字數若干亦不題

所書人姓字會宏父石刻鋪敘作十二卷宣和五年帥席

貢暨運判彭慥入石計四册晁公武石經考異云皇朝席

方氏釋疑載榆墩集記石經十九刻云蜀孟昶南唐昇元俱有孟子則殊可異矣高宗石經玉海云紹興十六年書孟子刻石立於太廟薛應旂浙

江通志云石經孟子十四卷附意林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運掌中也。案後漢書陳忠疏引是二十句與今本同知此為馬氏刪潤非異本也

御覽杜夷幽求曰齊宣王見屠宰羊哀其無罪以豕代之後漢書注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非力不能是不為也王曰不能不為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為長者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強也為長者折枝甚易而王不為非不能也老云云天下可運於掌何為不能加於百姓乎。案此改竄之失其本真者晁氏客語引老吾老二句上加中庸仁者人也四句尤誤又劉元傳注孟子對梁惠王曰緣木求魚此誤以齊宣為梁惠

梁惠王章句下

猶古之樂也

石經古本

吾王好鼓樂

金本。凡言古本及宋足利金注疏等本俱詳古注

羽毛之美

文選注陳祥道禮書金本同。案禹貢荊州

父子不相顧

文選注

今王頗鼓樂於此

後漢書注。按劉攽刊誤云多

一頗字

今王與百姓同其樂

後漢書注

附詩盧令篇正義孟子對梁惠王曰今王田獵云云同樂也此誤引

書傳有之

詩靈臺篇正義

宣王囿五十里民以為大文王百里民

以為小

袁宏後漢紀樂松語不言出孟。是考所列各書本皆連孟子曰今並省去以免煩複其引孟文而

不明言所出者必注以別之。王楙野客叢書云後書楊賜傳樂松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王五里人以

爲大注引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

囿方四十里此云百里五里與孟子不同僕觀世說舉樂

松之語曰齊五十里乃知非五里也史文於五字下脫一

十字蓋七十里近於百里四十里近於五十里樂松舉其

大綱耳楊雄亦曰文王之囿百里齊宣王之囿四百里是亦以文王之囿為百里文王之囿豈真百里耶章懷不深考耳廣業案後書謏脫十字觀袁紀自明不待世說也唐陸贄奏罷瓊林庫狀曰周文王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此與楊子文同穀梁疏云毛傳據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寡人囿三十里故約之為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今考詩靈臺傳作諸侯四十里與孟子正同士勛以為三十里或據別本歟民猶以為小係孟子之言周禮正義引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

者往焉云云與民同其利也三輔黃圖又長短經芻作芻姓共之廣韻芻側隅切說文刈草也俗作芻唐元度九經字樣芻象包裏束草形作芻誤莊履豐古音駢字續編云淳化帖作芻堯畢沅經典文殺其麋者長短則是四

十里劉達三注是以四十里為陷阱白六帖案白帖節潤孟文與意林畧同姑錄數條備考是以四十里為穿於國中也世說政則是以四十里為陷阱

附後漢紀靈帝作靈泉畢主苑司徒楊賜上書曰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槐者被誅孟軻為梁惠王極陳其事。雜記云七篇無傷槐被誅事廣業案晏子春秋齊景公有所愛槐令吏守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有醉而傷槐者且加罪焉楊賜之言蓋出此也其取獸有罪亦非與梁惠王言

湯事葛文王事犬夷因仁者能以大事小曹植集求自試表不言出孟。案手

音謂昆夷犬戎別名本此文王事混夷石經宋本同趙注引詩混夷兌矣亦作混手音昆。案韻會混通作昆引孟為證史記匈奴傳隴西有緄戎正義曰師古以為即混夷也王應麟詩地理考引孟作昆毛奇齡毛詩寫官記昆始為貫其後為串夷之為混夷為緄夷此以昆而誤之者昆夷之為串夷為患夷此以貫而誤之者

齊景公曰吾循海而南劉昭續漢志補守者守也左傳正義

吾君不游易正義下一遊一譽左傳昭二年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正義引

孟子四考 卷二 異本

服虔曰譽遊也宣子遊其樹下夏諺曰一遊一譽雖不言出孟子慎當必不誤今本作豫趙注引左遂亦作范宣子

燕則譽與此義同謂謂胥讒孫音惟君所也石經行字當屬脫漏蓋徵韶角韶是也陳仁錫四書考異張參五經文字角作蜀志魏延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則作角亦可然此字以角為正婁機班馬字類宵韻招字注引作社招乃

附後漢書陳蕃諫獵疏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與馬之音舉首嚙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案困學紀聞曰

管子內言戒篇桓公將東遊問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瑯司馬曰亦先王之遊已何謂也管仲對曰先王之遊也春出厚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大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出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晏子春秋內篇問下景公出游問於晏子

曰吾欲觀於轉附舞遊海而南至於琅瑯寡人何修則夫先王之遊晏子而拜曰善哉君之問也聞天子之諸侯為巡狩諸侯之天子而為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諺曰吾君不遊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君之遊不

然師行而糧食貧華不補勞者不為諸侯度今君之遊不之流從不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不歷時而不反謂之荒從樂而

洪邁容齋三筆云觀管晏二子之語一何相似豈傳記所載容有相犯者乎管氏既白為一書必不誤當更考之晏子春秋也廣業案晏後於管猶魯季文子述臧文仲之言

豈嫌相犯但不應前事後事文適相符耳晏子述臧文仲之言小異朝舞作朝舞丁小正杰曰太平寰宇記萊州掖縣轉舞說文無舞字舞乃舞之重文歷引國語莊子諸書證之也集注考證云海旁之山湖至如舞正用趙氏後說今當從之其說甚辨考漢書地理志濟南郡朝陽縣注應劭曰

朝如字一音直遙反水經白水出朝陽縣西東流過其縣

南注引應說而云今朝水逕其北而不出其南是朝水北
 魏時尚存殆即趙氏所謂朝水名者今也不然注以今為
 晏子時友人俞潛山思謙謂此十句皆用韻文亦古與
 上六句皆夏諺之辭其所謂今當是羿代夏政淫遊佚政
 之日其民追述前王譏切時事為諸侯度為諸侯憂兩
 相形皆謂王者虞箴稱在帝夷羿可證以流連荒亾四
 難解從而釋之其非同時人語益明此說極踴蓋景公
 事遠遊而欲比於先王觀即與好慢遊者不同晏子既
 其問因言先王之制天子諸侯非巡守述職無越境遠
 之春則循行郊野以補助為事引夏諺前六句明遊
 豫之惠民後十句明非事之病民又詳言流連荒亾名
 而云此皆先王觀所無然則遠遊即非先王從無遠
 遊惟君所行箴勸已而言外景公之舍郊興發其有感
 晏子之言者深矣晏子書輯自後人摛摭舊文殊難盡
 至管子猶軸轉解注曲為之解丁小正以
 為傳寫之訛理或然也要當以孟子為正

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魏書賈思伯明哀此瑩獨
宋本孫音義作瑩音瓊石經作乃裹糒糧云云行者有
宋本孫音義作瑩音瓊石經作乃裹糒糧云云行者有

裹囊也

宋本。案鹽鐵論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則知作裹糧者誤

古公亶甫

古本

附劉向新序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
 曰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
 太王好色詩曰古公云云太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當
 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民惟恐
 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
 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云王赫
 斯怒云云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
 云云。案此誤以齊宣為梁惠又合二章為一章
 韻會比其反也。寘韻比比各出比密也又及也引禮記
 孟獻子比御而不入及孟子為證又比比近也又卦名比輔
 也案說文二人為从反从為
 比無比字恐是韻會之譌

所謂故國者臣非但見有高大樹木也為有累世修德之臣

也

論衡。案此文今見趙注以蔡中郎得論衡亟教人勿
 廣推之趙未必見王氏書意出別本孟子趙遂取以入

也注 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

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寘於法舊唐書崔元亮傳

野客叢書曰古人引經子語不純用其言往往隨意增減間亦有害理處如范煜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范升曰孔子云博學約之弗畔矣夫賈逵曰孔子稱於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閻纘曰孟軻云孤臣孽子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崔元亮曰孟子云衆人皆曰殺之云云此等語雖不無損益不甚害理如劉向曰帝舜戒伯禹無若丹朱傲袁盎曰舜禹相戒亦非如此等語似於當日之意未安也

賊仁曰賊賊義曰殘詩正義 聞誅獨夫紂宏明集梁范縝答曹舍人 未

聞弑其君也選注足利本 後書劉元傳注后經諸本

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並同今塾本集注作見

齊人將伐燕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

也戰國燕策。案史記燕世家據之索隱曰與孟子不同王應麟史記正誤遂謂出自史公引朱子云此傳聞勸

齊伐燕之誤冤矣

湯一征自葛載初學記

鄒與魯閔廣韻案張鎰音義閔胡弄切鬪聲字从門許慎說

凡門之屬皆从門都豆切其鬪字注云鬪也从門共聲孟

形凡門之屬皆从門則門門二字音部本是判然自顧野

王玉篇門部始云今作門同至廣韻直云凡从門者今與

門戶相類故於絳韻閔字注云說文鬪也孟子鄒與魯閔

俗作鬪送韻鬪聲引孟尚從門從共絳韻鬪字引說文鬪也

禮部韻畧歐陽德隆押韻釋疑送絳二韻並從門至禮部

孟子四考 卷二 二

增韻始據說文正之謂孟子鄒與魯闕當從門廣韻通作門者非是而又云據孟子楊子皆音是以傳寫誤從門今場屋中用孟子楊子及經文假借字姑從闕餘宜依令文則又鶴突今當依宋本作闕為是石經亦訛作闕

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云云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二三

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

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毛詩縣傳正義曰此孟子對

此言古公為異耳莊子與呂氏春秋並云大王亶甫居豳

狄人攻之受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

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甫曰與人

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請免

吾乎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

養杖策而去人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孔叢子

及書傳畧說太平御覽並云狄人將攻大王亶甫名者老

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者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亶甫

曰與之每與狄人至不止大王亶甫曰與之者老曰狄

人又何欲者老對曰又欲土地大王亶甫曰與之者老曰

君不為社稷乎大王亶甫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

為民也也耆老對曰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大王

亶甫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

邑岐山周人東脩奔而從之者二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

之邑又吳越春秋云古公積德行義為狄人所慕薰鬻戎

姪而伐之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之以皮幣

金王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

君子不以養害所養國所也而為身害吾所不居也

似狄與獯此章狄人無注是獯鬻即狄也吳越春秋所說

附史記孟子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子稱大王去邠。索

隱云孟子是對滕文公語今云梁惠王攻趙與孟子不同

廣業案魏世家伐趙在惠王三十年又年表魏襄王三年伐趙據竹書紀年是惠王後元四年時孟子未至梁也但史公自言讀孟子至梁惠王則不應誤

曰不孫音義否方久君將為來見也云云非人之所能也

吾不遇於魯侯天也風俗通阻君孫音義行或尼之郭璞爾雅

注。邢昺正義曰所見本異或傳寫誤止或居之手音云居字。案顏元孫干祿字書平聲尼尼

注云上俗下正疑居為尼之訛 余之不遇魯侯後書注下予之不遇

魯侯云云安能使予不遇乎李翺集答皇甫湜書唐文粹手作哉。案劉峻辨命論孟

子輿因臧倉之訴李師政辨惑論孟軻于魯不憾臧倉之蔽夫孟子既非干魯亦何嘗為臧倉所困哉

公孫丑章句上

管晏之功沈約注阮籍詠懷詩或復善乎選注曾西欸然說文欸章六切怒然

也韻會通作感曾西欸然不悅玉篇欸蒲沒切說文曰色欸如也孟子云云又俗作絕案今本

况文及繫傳武丁有天下猶反掌也選注相與輔押之

手音押音甲輔也義與夾同雖有鎡錡賈思總齊民要術其下注云上茲下基案此當是音讀俗

旁誤刻金雖有茲基不如逢時雖有智慧不如逢代長短經案漢

書樊噲等傳贊引語云雖有茲基不如逢時禮記月令注

唐書隱太子傳雞鳴犬吠相聞選注速於置却洪适隸

贊正用此二字平相孫根碑靈帝光和四年立其字體與他碑不類斷為

漢人八分廣業案漢本孟子不可得見戴侗臆造徒足惑

止此及枉尺直掬叔粟如火三句彼皆文異此獨以八分

書錄之以存古製隸釋又有靈帝中平元年所立司隸從

事郭究碑中用書垂置郵句字體正同今本然則今之孟

附鄭氏曲禮注會子曰吾先
子之所畏誤以會西為會子
李翱雜說曰會西不忍為管仲也
孟子又不肯為會西此亦誤會

呂氏春秋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困學紀聞引其文云
舜行德三年而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境孟子之言
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云云此可證孟子引孔子之言
廣業案趙注置郵句云速於置郵傳書命也南軒孟子說
取之集注則云置驛也郵駟也驛駟似無甚分別禮部增
韻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烏孫傳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師
古曰即今鋪置也黃霸傳郵亭鄉官師古曰行書舍傳送
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引孟子為證通志堂經解有元人
四書辨疑其論置郵謂南北玉篇江南通志廣韻置字止訓安
置設立因歷引漢書中諸訓釋及毛說皆以為未安置以
是置設郵乃傳舍驛郵也言德之流行遠於置設郵遞以
傳朝廷之命說與呂氏所引正合又後書郭泰傳郵置之
役注說文郵境上傳書舍也風俗通漢改郵為置置者度
其遠近之間置之也然則周有郵無置作置設解極得

思拔一毫挫於人若撻於市朝注選思以一豪挫於人宋本案

班馬字類豪韻注史項羽紀秋豪不敢有
所犯漢高帝紀秋豪無所敢取豪與毫同
音手
吾不遄焉

造音喘
氣之師也孫音我善養浩然之氣而無怨害

後書注。案董子繁露引我善養句曰謂行必盡禮而心
日善常以陽得生其意也漢書班固答賓戲曰孟軻養浩
然之氣注項岱曰皓白也漢書班固答賓戲曰孟軻養浩
也如天之氣注項岱曰皓白也漢書班固答賓戲曰孟軻養浩
不然之辭至今用之作鼻音亦通於汝穎吳元滿六書正
義烏否也俗誤用惡。案孫音義惡音烏則孫本是作惡
以岳本鳥可已也推之則此亦可作烏韓詩外傳及新序
載楚邱先生答孟嘗君曰惡何君謂我老則惡信齊音

夫子既聖矣乎古本得聖人之一體論衡曰不同道

宋本無此四
字石經有
可以已則已論衡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

仁者不為也晉書刑法志王肅慎刑疏釋史河海之於

潢潦魏了翁鶴山集。案夏小正潢潦生萃若仲尼者

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後書注曹植學官頌生人已來未

有如夫子者也杜牧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稱韓引孟文如此按原碑作所謂生人已來未有

如孔子者

天作孽宋本下句同。案說文蟹从虫辟聲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蜈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蟹又孽庶子也从子辟聲皆魚列切廣韻蟹同說文又有孽字注云俗孽訓

賤子亦引說文惟玉篇蟹或作孽韻會蟹本作蟹今作孽通作孽引中庸必有妖孽書天作孽為證孽本作孽今作孽

孽引孟孤臣孽子為證據此則宋本上既从虫下當从虫今作孽是妖孽孽子二字漫無分別矣反不若依玉篇作孽為得五經文字云孽隸省作孽此庶孽之孽經典亦通用為妖孽字

皆悅而願臧於其市矣孫音古者關譏而不閱藝文類聚何禎集引

幾而不征則天下之行旅皆說而願出於其塗云云皆

悅而願為其民矣周禮注孫音義氓或作萌或作毗皆音盲仰之如父母矣

率其子弟以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云云如是則無敵

於天下周禮正義。自有句古宋本同

見孺子入井非孺子之父母亦有惻隱之心意林。御覽作見孺子入井皆

有惻隱之心非子父母也無此心者非人也知皆曠而

充之矣孫音曠音霍。案魏校六書精蓋曠引弓滿也

文从弓黃孟軻以為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魏志

聲俗作擴無惻隱之心非仁也抱朴子仁明篇又白帖

也無辭遜之心石經案此避濮王諱盡惻隱者仁之

端注謂其身不能者是賊其身皇甫湜夷伊清和

異本

左

矢人豈不仁於鏑人哉廣韻下句同押韻釋疑覃韻函鏑並收鏑下引孟却作函反諸

身而已矣後書注

伯夷與鄉人處如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之上行之望望焉若

將浼焉白帖是亦不屑就已宋本。案五經文字屑屑注上說文下經典相承

遺迭而不怨孫音義迭或作失皆音逸厄窮而不憫孫音彼為彼

我為我雖裸程安能汚我油油然與之處劉向列女傳不言出孟

雖袒裼裸程於我側義音汝焉能浼我說文。案長箋云去哉字古今引書

之常仍而不補以見古文異同亦可以見語詞可有可無又以存作者筆削若必如今文而後可則古文面目終不可得而見即非援而正之而止音義伯夷音義。案後述作之法

子謂伯夷隘

夷隘

附風俗通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此說孟為孔又韓詩外傳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未聞

公孫丑章句下

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圍而攻之有不剋者此天時不如地

利晉書段灼陳時宜表全用孟文。俞廷椿周禮復古編云簪人九曰簪環如孟子環而攻之之環為九簪之一

又環人掌致師蓋環者筮而用之軍師之名也廣業案韓

非子飾邪篇初時者魏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

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乙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

星數年在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數年在東

也故曰龜筮龜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恃然觀段灼

特之愚莫大焉據此亦言占筮天時之不足恃然觀段灼

今以弔宋本案注疏本同今日以弔古足利本考文有

今以弔塾本集注以作日今日以弔補遺訛作注

今以弔異本

今以弔六

負薪之憂

選注見阮籍奏記 蔣公負薪疲病下

君臣主欽

石經下欽子欽 王同。案此避

諱翼祖

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固將朝矣

儀禮疏上云齊王 召孟子不肯朝不

得已而朝之宿於大夫景 丑氏之家景子譏之云云

吾何慊也

後書

天下之達

尊者三曰爵也德也齒也

周禮注又儀禮注 上句與今本同

天下之達

尊曰德爵年

李翱答王 載言書

威公之於管仲

石經。案此避 欽宗諱後同惟

遭宋桓司馬於季 桓子桓字但闕筆

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

其所受命而不好臣其所以受命

韓愈上張僕射書方崧 卿舉正從杭蜀苑本如

此朱子考異云諸本皆作教閣本作命方云考孟子上語 當作受命今按孟子上語不當有受字下語不當有以字

而字本皆作教不知方氏 何據也見東雅堂韓集

今之諸侯無以大相過者

文公集

於齊王餽兼金一曰錡而受於宋歸七十錡而受於薛歸

五十錡而受取云云夫君子必居一於此矣云云行者必

以責辭曰歸責云云故為兵戒歸之備乎

論衡

附初學記兼金好 金也誤注為正文

靈龜

方氏通雅石經孟子靈龜即蜺龜見楊桓六書統。案 此亦見古音駢字其所稱石經當是蜀中所刻晁氏考

異有二十七條惜未之見但說文蜺字重 文有三其籀文从氏从虫疑靈為龜之譌

於人心獨無忤乎

廣韻效韻忤快也出孟子。案今本止有 忤字趙注快也必忤字之訛玉篇忤胡交

切快也忤吉了切僚也又胡巧切黠也音義迥別禮部 增韻笑韻忤下注引孟子而云廣韻作忤則傳訛久矣

吾聞之

石經宋本案注疏本同 塾本集注之下有也字

附戰國齊策注子噲无王命而與子之國子之 无王命擅受子噲國故齊宣王伐而取之也

周公使管叔監商管叔以商畔石經。案此避廟諱通鑑亦然陳賈問於

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聖人使管叔監殷管叔畔也二者

有諸曰然論衡

古之為市也石經宋本禮書引登壘斷而网市利說文買

謂从网貝莫蟹切。趙注龍斷謂堞斷而高者也陸善經注

謂岡隴斷而高者丁公著則云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今

考說文龍本作壘蓋傳寫脫下半耳楊伯岳九經補韻據

孟子云龍音壘合於上聲二腫壘字下添人韻會云壘有

則是干祿也風俗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澶水經三宿

而後出境荀悅漢紀文是子所欲也考文補遺載注疏

本。案此字誤

王庶幾改諸王如改之風俗通上倬倬然見於其面

手音。案說文倬很也从女幸聲恹恹然見於其面音

韻會或作倬又恹貌引孟為證

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論衡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

命世者三國志註引傅子亦見選注。案史記云孟子命

言命世之才趙氏題辭云命世亞聖之大才李陵書亦

廣雅餘俱引趙岐然趙注却止云名世次聖之才索隱引

亦作名御覽引姚信士緯 舍我而誰也論衡

成觀廣韻觀人名出孟子齊景公勇臣成觀。案今滕國

絕長補短將五十里猶可以為善國乎周禮若藥不眠

孟子四考 卷二 異本

眴音義云音同瞑眩

厥疾無瘳周禮注魏了翁折衷引之

齋疏之服

宋本。案說文齋從衣齊聲漢書朱雲傳攝齋升堂韻會引此并趙注云即齊字偽疏去此注直作齊廣韻脂字韻齋齋繞經典通用齊又云齋與案同干祿字書齋齋注上齋裳音吝下齋戒側皆切則文與音義迥異不可混也

問

宋本下佗求同。案逢蒙章尹公之他左傳作尹公之佗是二字古通用九經字樣他說文作佗音拖今經典相承作佗音

駝

作他音拖

六書故作上矣石經諸本並作上唯

晝爾於苗

音義云或作苗誤。案儀禮士相見禮在野則非誤

常產者有常心

石經下同。此避諱梁惠王上篇恒產恒心闕不筆

放僻邪侈

云諸本作移誤。案考工記輿人飾車欲侈注故書侈作移知古字通借

是司民也

張鑑云誤

商人七十而鋤

說文鋤字注又云鋤借稅也從來助聲周禮曰以興鋤利氓。案周禮遂人注鋤讀

避諱非許氏元文石經作商人下商曰序同

殷人七十而訪者莫善於訪同

或音匹覓切者非李文仲字鑑曰盼胡計切說文恨視也

從目兮聲又引佩觿曰盼恨之盼為盼兮其類非有如此者盼匹覓切顧視也从目兮聲

集注考證氣出貌目有恨氣也

井地不鈞古宋足利本

詩經正義引作均

是故暴君姦吏

考工記注野九夫之田

而稅一即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禮記王制公田藉而不稅正義引之

九原作大據禮記考文古

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

記

自卿以下必有圭田

周禮方里為井書正義

裊履織席以為食

張鑑音義

饗餐而治

金本

許子必織布然後

衣乎石經宋本 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古本。案注疏本同。足利及集注有其字。

有小民之事石經宋本。案唐避太宗諱改。民為人今作小人沿唐本也。 獸蹄鳥

迹石經注疏本。同集注作跡。 踰濟潔選注。瀕濟濕。案五經文字濕。手音云作濕者誤。

濕注云他匣反。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兗州水名。經典相承以為燥濕之濕。別以潔為此字。見夏書與釋文同。而字義不同。又史記建元以來侯表潔陰。 長幼有敘石經漢表及續漢志並作濕。陰則不可謂誤。

放勳日手音云日或作日。閑與衛王弼作日。閑與衛禮部增韻質韻日又作日。引易及孟為證。然日字上畫不滿與日異。

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牟子理。或以夏變夷未聞變夷。於夏後書方術傳論。

於夏後書方術傳論。 用夏變夷不聞用夷變夏林意。 未聞或之

先也宋本。 師死而遂偕之手音此與前倅倅字並據經義考錄之坊記民猶倅倅字。

強曾子宋本。宏明集僧順釋三破論云仲尼既卒三千之徒永言興慕以有若之貌。最似夫子坐之講堂之上。令其說法門徒諮仰與往日不殊。曾子勃然而言曰：子起此非子之座。案此取孟子及史記弟子列傳之文。敷衍之講堂說。

或相什佰禮部增韻云言數相去或彼一此百或此一彼百也。又佰下注今俗謂百錢為一佰或作佰非。

徐子以告孟子曰夫夷子宋本。 狐狸食之石經。 蠅蝻姑嘍之手音云蠅未詳所出或以蠅與蝻同。謂浮蝻也。音由一說蠅姑即蠅蝻也。其類有疵。考工記未庶長尺有寸。注鄭司農曰：疵讀為其類有疵之疵。案正義云俗人謂額額之上有疵病故從之。此誤解也。

蓋歸反藁裡而掩之音義。

滕文公章句下

枉尺直搏隸釋議郎元賓碑。 吾為之范氏馳驅音義云範我或作范氏。范氏古善御。

異本

三

三

三

三

三

者。案文選東都賦范氏施御注引括地圖曰 孟軻稱

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風俗通。案荀悅漢紀

猶稱 終日不獲一焉注選

安居而天下息林意

則遑遑如也注選 案盛不絜宋本。案五經文字絜音結从

會潔通絜詩 孝子之絜白

不亦泰乎論衡 以其道注選

與葛伯為鄰史記集解藝文類 葛伯不祀湯問曰何為不

祀稱無以供祠祭遺葛伯葛伯又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

供犧牲湯又遺之又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粢盛云云

葛伯又率民奪之不授者則殺之水經注 湯遺之牛羊葛

伯得而食之又不祀云云湯使亳民為之耕云云葛伯率

眾要其酒肉黍稷者遮而奪之不以饗授者則殺之云云

湯乃興師伐葛伯天下聞之云云為疋夫疋婦報讎也藝文

類聚。御覽皇王部引孟與此同惟天下聞之作四海之

內又兵部引新序作湯居亳七十里與葛伯為鄰葛伯放

淫不祀湯使人遺之牛羊云云 湯使亳眾為之耕云云要

其酒食黍稷者劫而奪之書正義 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

其民選注。案趙注載始也一說載當作再言湯再征十

始南唐 劉鸚誤 南面而征北夷怨宋本 有攸不惟臣云云匪厥

立黃宋本又增韻下匪字同。案注疏本亦作惟塾本作

執臣子之節韻會籛說文車笞也本作匪引逸周書實
立黃於匪孟子匪厥立黃為證又云今文尚書作籛

我伐用張書正義引我伐惟揚云云則取於凶殘正義

引馬融書序云云今大誓無此文。趙氏謂此古尚書之
大誓不與今同應潛齋文集乃譏孟子讀書經多訛謬不
如今人全見五經正文是直以
大航頭本為正經誇於亞聖也
附選注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君子實
元黃於籛以迎君子此誤以周為殷

段干木踰牆而避之後書陳泄柳閉門而不納後書胎

肩諂笑鄭氏詩箋。文選張衡賦同後漢

以待來年然後已如何宋予豈好辯哉乃不得已也續漢志注引泮水警予廣韻驅

龍蛇而放之菹宋誅紂討奄古文補遺仲尼云德我

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北史魏崔亮諸侯恣行漢書注

亦見後書注今天下不之揚則之墨韓愈與孟簡書案宋

野有餓莩音義或作此幸禽獸而食人也古足能以

言距楊墨者遠矣皮日休題後漢書釋老志見文苑英華

關之廓如也此即距揚墨之言而推衍之也論衡云揚墨
之道不亂仁義則孟子之傳不造牟子理惑論揚墨塞路
儒之路車不得前人不得步孟子闢之乃知所從陸倕答
法雲書昔者異學爭途孟子抗周公之法於是揚墨之黨
舌舉口張皆此意也揚之學無傳淮南子汜論訓云全性
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此可見其
矣槃

匡章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乎居于於陵云云終居於陵

後書列女傳於陵井上有李實蠶食者過半矣匍匐往將

而食之注選

陳仲子綈履而食

說文繫傳。案繫傳引經傳多異恐有誤如以禮記

為論語之類正不足信

仲子齊國之世家兄戴祿萬鍾仲子非而

不食避兄離母家于於陵

水經注

陳仲子不食母兄之食

出居於陵

徐幹中論貴言篇

則有饋其兄生鵝者

張鑑音義。案韻會鵝字

注云集韻亦作鵝引孟與此同歐陽詢三十六法曰鵝之為驚為賦以其字難結體故互換為之亦借換也

已嘖蹙曰

白帖。案王弼注易復九三頻復云頻頻蹙之貌魏了翁易要義云頻如字本又作嘖頻蹙也

鄭作輦馬云頻憂也又王注巽九三頻巽亦云頻蹙蹙也

出而吐之

論衡。案初學記引論衡作仲子恥負前

仲子吐鵝鵝之羹而咽井上苦李正作吐

附世說注引皇甫謐高士傳陳仲子字子終齊人兄戴相齊食祿萬鍾仲子以兄祿為不義乃適楚居於陵曾乏糧

三日匍匐而食井李之實三咽而後能視身自織屨令妻辟纊以易衣食嘗歸省母有饋其兄生鷲者仲子嘖顙曰

惡用此鷲鷲為哉後母殺鷲仲子不知而食之兄自外入

曰鷲鷲肉耶仲子出門哇而吐之。案今本高士傳與此

小異仲子下無子終三字

以易衣食下今本並無

附白帖引此章誤

以匡章為公孫丑

離婁章句上

咄咄猶沓沓也

玉篇口部咄字注餘世切亦作咄。案咄字是唐上元間孫強所增以避太宗諱而改梁

世不應有此體也押韻釋疑曰咄亦作諛沓達合切合也

說文語多沓沓若水之流七經考文詩大雅板之篇無然

泄泄古本註疏引釋文泄說文作咄

六書正義引孟作詵詵者多言也

欲為君則盡君道欲為臣則盡臣道

注選 不以舜之所以事

堯事其君者

曹子建集求通親親表

是由惡醉而強酒

宋本。容齋四筆云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王由作用為善是由惡醉而強酒由已

讎之也由已溺之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見且由不得由並與猶通用案注疏本此尚作由集注塾本作猶見且由句則注疏亦作猶矣

禮人而不荅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

則反其知 穀梁傳上有故曰不言出孟。案押韻釋疑實韻知與智同經傳多借知作智新制補入智字

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宋本諸本同注疏本作則

士之歸仁猶水之歸下禽之走曠野故曰為川驅魚者獺也

為藪驅雀者鷓也為湯武驅人者桀紂也 晉書段灼傳不言出孟川人字

避唐諱

仁宅也義路也

抱朴子

道在爾而求諸遠

古本

事在易而求之難

宋本注疏本同集注之作諸

夷齊避紂

史正義。史記周本紀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

大公避紂居

東海之濱皆率其屬曰盍歸乎吾聞西伯為善養老此二

人者蓋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云云其子曷往

錄引尚書大傳。案野客叢書曰淵明引孟子語謂出尚書大傳知孟子引逸書之詞

人之善不善在其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其心不正則童子

眊然

白帖。論衡曰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心濁則眸子眊者日文瞭也亦與今孟文小異

莫良於牟子

四書考異云陸筠作牟

眸子不能奄其惡

宋本

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

高誘淮南子注

天下溺則援之以道

選注

繼之以忿云云父子相夷惡也

皇侃論語疏

既食問有餘乎曰有云云若曾子者所謂養志也曾元者養

口體也白帖

政不足與間也

宋本。岳珂塾本無與字九經三傳沿革例云草上之風必偃據趙注改上為尚此多與

字烏可已俗少也字今一削一增而已案岳所據是廖本集注謂間字上當有與字四書辨疑云中原古注本間字上未嘗有與字蓋南宋傳寫之差耳注疏本有與字

烏可已也

岳珂本沿革例云俗本無也字今增案烏宋本注疏本並作惡

惡可已也則不

知足之蹈之

宋本

手之舞之也

金本

而瞽瞍底豫

宋本下句同。案董衝唐書釋音底柱之底職雖切字鑑軫視切平也致也从厂氏聲與底字

不同底音邸下也則今讀若抵者非

離婁章句下

桀卒於鳴條

後書注。逸民傳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

夷之地以舜為桀不可強解

文王生於畢程

史集解。周如傳文王改制爰周邳隆徐廣注

邳蓋字誤周書曰惟王季宅程孟子稱文王生於畢程或

者邳字宜為程乎案周書史記解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

羣臣貌匱比而展民畢程氏以亾呂覽具備篇武王窮於

畢程矣程程字異則畢程國名也王季所宅程邑王應麟

詩地理攷謂即鮮原而周書孔晁注云程地名在岐州左

右又有文王在程作程典程寤之文其即畢程與否不可

知也路史國名記文王卒於畢程注云長安志引孟

子今作畢邳生卒既殊程邳復異存之以資多識

文

論說注。案鹽鐵

王生於岐周西戎人也

世說注。案鹽鐵

若合符契

後漢

然得志行乎中國云云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韓詩外傳

孟子曰子產脫輶濟人是惠而不知為政

白帖。案家語孔子曰子產以所乘

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

教也說苑作景差事

人於溱洧可謂惠而不知為政

太平御覽地部

歲十月徒杠成

爾雅注。正義云引作十月誤脫或所見本異今本俱作十一月案咸淳臨安志載陳堯佐涵碧橋記中稱孟子曰十月徒杠成十一月輿梁成今注疏本趙注周十月夏九月可以成度築之功周十一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則知傳本有作十月者郭引不誤然宋本趙注却上作周十一月下作周十二月韻會引亦作十一月當是宋人改正

十二月車梁成

詩甫田正義。古音駢字車梁注云輿梁詩甫田注引孟子考甫田如茨如梁

毛傳但云梁車梁也穎達始引孟文證之莊氏誤為注也又禮記仲尼燕居鄭注子產嘗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此則明以輿梁為車梁但亦未全引孟文故附存之

君視臣如手足云云君視臣如糞土臣視君如寇讎

吳兢貞觀政要

君臣鑒戒篇

源泉混混

諸本作原惟注疏本作源

禹惡旨酒而樂善言

金樓子

附尚書大傳周公思兼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困學紀聞引云據此則四事為四時孟子之言出於古書也

王者之迹息而詩亡

選注左傳正義

楚之乘晉之檣杙魯之春秋

其事一也

袁宏漢紀

楚之檣杙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

後書班彪傳

楚謂之檣杙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左傳集解序史通同宋永嘉陳武史官論引作其義一也見十先生與論

晉謂春秋為乘

史通雜說。案左傳正義引孟文證杜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晉謂之乘楚謂之檣杙魯謂之春秋一也其言與此小異是杜足其實二字使成文也據此則杜所加止其實二字然今本却并無三謂字也正義又云昭二年晉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晉語司馬侯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云教之春秋皆在孔子之前據周法每國有史當同名

春秋又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注云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者謂四時之書春為陽之首秋為陰之先故舉春秋以包四時也云晉謂之乘者春秋為出軍之法甸八百家出長轂一乘故名春秋為乘也云楚謂之檣杙者檣杙謂惡獸春秋者直史不避君之善惡事同檣杙故謂春秋為檣杙也皆是國異故史異名也引之欲見春秋是記事為四方之志故也丁公著孟子手音又云晉名春秋為乘者取其善惡無不載楚謂春秋為檣杙者在記惡而與善也又韻會檣字注云說文本作檣隸作檣檣杙楚史名徐引孟子晉謂之乘乘者無所不載也楚謂之檣杙惡木也取其記惡以為戒張銑文選注檣杙乘皆春秋別名合諸說觀之是魯晉楚之史論周法本皆名春秋晉楚自異其名惟魯仍舊故孟子特詳述之三謂字當非後人意為添設也手音全書已以史通所引合之則丁氏所引亦孟子本為春秋言古謂史記為春秋是也至北史載許善心梁史序傳云檣杙乘車擅一家之名以乘車為書名似未安論衡引此二句與今本同

逢蒙學射於羿

音義案注疏本作逢。禮部增韻逢入四江妄為別字然今孟子傳寫作逢因而不改今亦收入以示傳疑押韻釋疑東韻逢薄紅切鍾韻逢符容切江韻逢皮

江切並從彖隸釋童子逢盛碑陰跋云司馬相如云鳥獲逢蒙之技王褒云逢門子鸞鳥号藝文志亦作逢門即逢

蒙也古今人表有逢於何數人陽朔中有太僕逢信左傳有逢伯陵逢丑父東漢有逢萌編古命氏逢絲為趙王傳

莊子羿逢蒙不能睥睨淮南子重以逢蒙門子之巧皆作逢迎之逢史龜策傳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蠡門注引七畧

有逢門射法則劉褚又借逢為逢也至孟子則云逢蒙學射於羿楊子羿逢蒙分其乃后之言姓者始皆作逢石刻

有漢故博士趙傳逢府君神道逢童之碑其篆文皆作逢魏元丕碑有逢牧孔宙碑陰有逢祈此有逢信亦不書作

逢爾廣業案孫氏音義逢丁張並薄江切從彖逢逢之而莊子逢蒙字作逢則逢蒙之讀為鼂鼓逢逢小人學之逢久矣特从彖从夊在孟子已傳本不同耳

射於尹公之他曰

古本見考

西施之蒙不潔許慎淮南子注見道藏

西子蒙不絜宋本會作潔韻

千歲之日至可坐而知宋書律志

由己溺之宋本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古本見考文補遺

附柳宗元與太學諸生書曾參從七十二人致禍負芻見河東集從字新唐書陽城傳作徒與孟稱異

王使人覲夫子禮部韻畧注疏本作覲考文曰古作覲案

下章放此又滕文公下闕孔子之亡音義云或作瞰同音勘

必厭酒肉而後反選注將見良人之所之儀禮注。案賈公

吾將覲良人之所之注云覲視也彼覲為視亦得為見故鄭此注為見也考今儀禮注及釋文並作覲詩正義引鄭

注又作闕吾將矚良人之所之宋本。案宋本無也字與漢唐本正同

萬章章句上

號泣於旻天及父母即吾不知矣書正義孝子之心不若是

說文念从心从介聲呼介切忽也徐鍇云字書無忽字孟子本作念姚寬西溪叢語云說文用古字纂集成書

引用念字恐為正也五音篇海愆音蟹憂也變作价俗作愆轉音激念字訓異六書正義念音蟹憂也變作价俗作愆轉音激

堯使九男二女事舜呂氏春秋注

附白帖舜其大孝矣五十而慕予於大舜見之矣此誤合凱風章

思君正鬱陶書正義鬱陶以思君禮記正義鬱陶思君爾雅注

敷三苗於三危陸筠翼孟見經義封諸有鼻後漢書注。案此見袁紹

傳象敖終受有鼻之封下又云鼻國在永州營道縣北今猶謂之鼻亭考此字諸書不同漢書昌邑王傳舜封象為

有鼻袁宏後漢紀東平王蒼疏君象有鼻魏志諸王傳象為虐至甚大舜猶侯之有鼻又注引劉表遺袁譚書象受

有鼻之封應邵漢書宣帝紀注舜封象於有鼻之國帝王世紀舜弟象封為有鼻水經注引王隱曰應陽縣東五里

孟子四考 卷二 異本

有鼻墟象所封也此皆作鼻有作甲者漢書鄒陽傳昔者象之平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為天子封之於有卑服度曰音昇予之昇師古曰地名音鼻有作庫者荀悅漢紀宣帝神雀三年詔曰象有罪而舜封之有庫史記集解引孟子作庫音鼻雜記曰庫鼻廐界古文通用顏師古曰有庫在零陵鼻亭是也國名紀作有庫注云孟子作鼻蓋別本孟子也

仁人之於其弟也後書而封納貢稅焉莊子故源源而來筆曰許叔重與馬融鄭康成輩不甚相先後而行禮部韻畧因之入去聲願韻說文繫傳云源源願也

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

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韓非子忠孝篇不言出孟

天下大哉岌岌乎選注放勳古本音義及注疏作勳不以辭害意

也文心雕龍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

意也左傳集解正義云出孟子文也。案宏明集載梁劉勰滅惑論云得意忘言莊周所領以文害志孟軻所

今作辭者異夔夔齊慄宋本舜服堯三年喪畢避堯之子書正義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

同上選注三引一與不之堯之子而謳歌舜曰天也同上

此同其二避作讓夫然後夫然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選注

一引舜曰天也句夫然後夫然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選注

而後太誓曰夫然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選注

不不然也韻會。上不字今作否宋本亦然案禮部韻畧否

俯九切不可也沈括補筆談云人語言中不字未嘗離口

而字書謂讀作否若謂古今言音不同如云不可豈得謂

之否可不然豈得謂之否然古人云否不然也豈可云否

不字注云否辭也歷引諸說稱有補沒甫勿甫九甫鳩四音而人皆以通骨切呼之雖韻書不載而舉世同辭因言

孟子曰不不然也今人皆以兩音讀之然不見於注諸儒雖皆言合有通骨一切及援溫公切韻為據而諸韻未收近惟蒙古韻畧於通字入聲收一不字於爆字之下音與卜同今詳蒙古古字巴吾通幫母穀韻幫賓通穀與骨同正是通骨切今如其音增之據此則宋本皆未嘗作否矣論語予所否者史記孔子世家亦作不

之子於箕山之陽史記夏本紀作陰集解云孟子作陽。案吳越春秋唐文粹陳鴻大統紀序亦

作陽續漢志補注引作陰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啟書正義禹之相

舜歷年茲多注選外丁治三年仲壬治四年廣宏明集據楊珩史目陶

隱居年紀不言出孟

非其道伊尹不以一芥與人亦不取一芥於人意林。案容齋續筆引意

林作一介雜記作一衣今依藏本作芥趙注一介草不以與人是介本言草左傳昭二十五年季氏介其鷄史記魯

世家作芥服虔曰謂擣芥子播其鷄羽也則二字本通用皮日休鹿門隱書謝惟新合璧事類引並作一介元史耶

律儼傳儼素廉潔一芥不取於人却作芥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也注選歸絜

其身而已矣石經宋本後凡絜字同

孔子於衛主雍雎案國策衛靈公近癰疽彌子瑕韓非子作雍鈕史記孔子世家作雍渠於齊

主寺人春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云云孔子進之以禮退

之以義云云是無命也云云將適宋遭桓司馬云云微服

過宋是孔子嘗阨云云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之主云

云何以為孔子乎說苑選注亦作吾聞之主司城正子石經。案此避英宗

諱觀近臣者以所為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偽

容苟合不論行擇交則何以為孔子也鹽鐵論

萬章章句下

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云云若朝衣朝冠云云貪夫廉云云

必由其道云云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云云彼安能浼

我哉云云薄夫厚云云去魯遲遲乎其行也可以去則去

可以止則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云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

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上連言叔齊此單言夷又無伊尹與孟異孔子聖人之

中者也韓詩外傳。書正義引伯夷四句同惟中作時伯夷叔齊目不視云云

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世說注貪夫廉後書王暢

傳又袁宏漢紀載華嶠語北史鄭述祖傳藝文類聚後書注同聞伯夷之風貪夫自廉

長短如己推而內之溝中宋本塾本夫子去齊澆淅

而行說文澆其兩切浚乾漬米也陳翰異聞集引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澆淅伊尹聖人

之和者也左傳文十二年八愷注愷和也正義云言和於物也引孟云云孔子德如金

聲也後書注治條理也義音

公侯皆地方百里古本見考文補遺

樂正求牧中顏敢王慎長息漢書人表與孟獻子費惠公同列中上數人不見他書必孟子

也六書正義求篆加衣別裘借姓孟獻子友求牧仲之後宋求萬頃割求連下可怪晉平公於亥

唐也宋金本。四書辨疑云中原古注本無之字有則似為備宜取集注為正非王公尊賢

也石經宋金本同帝館甥於式室增韻緩韻館字注引此并趙注又至韻二字注古作式又

式貳兩字貳引周禮官府立其貳洪邁容齋五筆云孟子市價不貳趙注無二價也本支用大貳字注用小二字

二貳通用廣業案鄭氏禮記注貳之言二也又有副與不一兩訓是貳可讀從二其大小通用則始唐武后非古也

却之却之為不恭音曰其交以道經有也字商受夏周

受商石經後凡殷皆作商

孔子奚取焉哉取非招不往也石經上句古本同

尚取非招不往

也宋本夫招大夫以旂文選劉琨詩旂弓駢駢李善注引

也黃伯思東觀餘論云古人用字有相沿通用如鵠鶴旂

旂之類皆原其始是也其說招虞人之旂謂周官全羽為

旂析羽為旂又道路用旂節即此因以顧凱之畫蘇武所

執之節上員如幢下數層紅羽鬢鬢以證析羽但趙注所

云注旂干首者本之爾雅及詩傳而鄭注周官司常云全

羽析羽皆五采繫於旂旂之上所謂注旂於干首也掌節

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世說注藝文類聚性猶湍

告子章句上

水決東則東決西則西林意子子以為性之生善由水之

趨下物誘於外情動於中然後惡之焉皇甫湜孟子荀子

篇人性無不善呂氏春秋注搏而躍之音團豈水之

性哉人可使為不善性亦猶是也世說注是豈水之性哉

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李翱

復性書

附蘇頌濱孟子解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故有性善有性不善此誤合論孟為一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也歟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

歟選注。案注疏本白玉之白歟猶人之性歟俱从欠旁

嗜秦人之炙音義

行吾欽石經下誰欽欽兄欽叔父欽弟後恭欽之心欽老慈幼等句同

今夫藜麥釋文詩思文貽我來牟牟或作藜孟子云藜大麥也。案韓外傳作貽我嘉藜薛君曰藜大麥

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宋本。石經有至字

雨露之所養齊民要術可為美乎金本

二事必不可兼寧舍生而取義梁書傳贊生亦我所有義亦我

所有捨生而取義者也舊唐書忠義傳序。段成式酉陽雜俎魏崔郛曰生魚熊掌孟子所

論此生字當是添湊所好有甚於生者中論天壽篇引傳又曰聞先民稱所惡於知者鑿也

俱不言出孟雖爾而與之義音萬鍾則不變禮義而受之音手

云於義當為辨之別也

人有放心不知求學問之道也注選

比天之所與我者北宋舊本。集注考證云余正甫以舊本為問朱子檢所有舊官本果皆作比字注

亦作比方朱子謂其無文理恐是一處先誤而後人并注改之今不可考但尋其義理作此字無疑廣業案舊官本

蓋五代時馮道所定宋刊監本用之此字與上下文亦無甚關照當是皆字傳寫脫下半耳互詳古注

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魏書蕭寶夤傳人爵也公卿大夫

爵也仁義禮智信天爵也後書注。案宏明彙吳沈績答法雲書曰宣尼絕筆於獲麟孟

軻反身於天爵誠無其位也

弗思耳矣金本

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也今為仁者云云火不息則謂

水不勝火長短經猶水之勝火金本

五穀種之美者云云不如稊稗長短經又押韻釋疑稊字注似稊布地生引孟及莊子稊

米別出莫字注草也一曰卉木初出貌引詩自牧歸萋

必至於穀 考文云注疏本作至古足利並作志下同

告子章句下

屋盧子

廣韻模韻盧字注漢復姓八氏孟子有屋盧子著書

方寸之基

晉書律歷志楊偉論歷法

曹文公弟曹交問曰

御覽。案趙注曹交曹君之弟困學紀聞以為曹公史記管蔡世家曹叔振鐸傳至伯

君而此乃公言曹文公史記管蔡世家曹叔振鐸傳至伯陽十五年宋滅曹殺伯陽及公孫彊絕其祀在周敬王三十三年其文公壽立年當頃王二年去孟子更遠寧尚有弟四書釋地謂是時或更有封於曹者如薛與中山之例觀其願因鄒君假館儼然滕更挾貴之風則知之矣然則別有一曹文公御覽當有據也 力不能勝

一疋雛 案方言疋音節疋雛小雛也音義云諸書疋無小訓廣業案趙注亦云小雛集注則謂匹本作鳴鳴也從省作匹雖引禮記為證而變疋為匹終似未安黃宗炎周易尋

門餘論說正正字云大篆正从一从止說文作疋借為射侯鳥一名者誤射侯所畫鳥乃正即雅字俗作鴉有似乎正借寫一為遂莫知其義矣正之為物最知機而難射故以為侯射禮畫布曰疋棲皮曰鴉鄭氏以為鴉類其義自明古本大雅小雅爾雅俱作疋則知禮傳失諸雅鴉孟子力不能勝一疋雛千古學究誤讀誤解因嘆小學不可不講廣業案古文唯以疋字為大雅小雅字說見王觀國學林其訓為正若正為俊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淮南子曰鴉鴉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曰正正鴉皆鳥之捷黠者今考題肩張揖廣雅作鴉鴉也鴉鴉也故鄭又以為鴉類若雅俗作鴉者乃詩之鴉一名鴉鴉說文謂之楚烏小爾雅云純黑而反哺者謂之鴉鳥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實鴉類則鴉亦可與鴉類惟依莊子齊物論鴉鴉者鼠鴉實鴉類則鴉亦可與鴉類惟音正為征則齊風猗嗟不出正與名清成甥為韻不得謂誤讀耳釋元應一切經音義鴉鴉也經文作雅非禮緇衣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則舉鳥獲之任

然則鴉雅正 則舉鳥獲之任 宋匹混淆多矣 本

高子曰小弁云云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為詩也有

越人於此關弓而射我我則談笑而道之云云兄弟關弓

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云云然則小弁之怨云云固

矣夫高叟之為詩詩小弁傳又長短經上句作關弓而射

據孟子以為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

即是人也北齊書神武紀魏孝武令濫子昇草敕

我文選吳都賦注案押韻釋疑刪韻關姑還切又新制

引左傳符注則又與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涕泣而道之

無他戚之也其親親之也詩無佗疏之也宋本

請無問其詳願聞其畧戴侗六書故地理部畧字注案戴

是謂其鑿也凡三處或出別本其字異詳後

先名實者為人者也後名實者自為者也云云子思子庚為

臣案鹽鐵論作子思子原為之卿故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也云云綿駒

處於高唐云云華舟杞梁之妻云云有諸內必形於外為

其事無其功髡未睹也云云有則髡必識之矣云云孔子

為魯司寇而不用從祭云云其不善者以為為肉也其善

者以為為禮也乃孔子欲以微罪行云云故君子之所為

眾人固不得識也說苑昔縣駒處高唐而齊后善歌文選

行齊娥且莫誣注引河西善歌杜公瞻編珠案文選

以後證娥非字設也書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注引孟證之云此文人用

事之誤編珠以謳為歌殆亦誤歟凡舒緩為謳雄放為歌

宋書樂志衛人王豹處淇川善謳河西之民皆化
之齊人綿駒居高唐善哥齊之右地亦傳其業
則有責石經○案二不朝則削其地初學五霸威公為

盛石經無易立子石經○此避嫌諱故諸侯不得專殺

大夫正義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以順

其惡論鹽鐵

今之事君者皆曰宋本○石經古足利集君不鄉道不由

仁義而為之強戰雖克必亡論鹽鐵

萬室之邑宋本○石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輕之於堯舜

大貉小貉什一而稅頌聲作穀梁正義○案楊子法言曰

則貉公羊傳曰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少於

什稅一名之曰貉注引孟子貉道證之別雅云唐扶碑貉

取一名之曰貉注引孟子貉道證之別雅云唐扶碑貉

震疊即今蠻貉字也今以貉為蠻貉字案說文有貉無貉

貉北方豸種孫氏云即今蠻貉字案說文有貉無貉

設據魯論蠻貉不作蠻貉為證以孟子大貉小貉為訛借

非通論也得漢人石刻可作許氏一證廣業案玉篇多部

貉莫格切蠻貉也亦與貉同又貉音百切蠻貉也則貉貉

初無異義特音小不同耳吳據漢碑為說固甚古核然公

羊作貉穀梁正義引孟已作貉知二字通借久矣故五經

文字惟干祿字書入聲於貉注云蠻貉字上通下正其

之字從貉又貉注云貉注云貉注云貉注云貉注云貉注云貉

若變而為貉又為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小貉欲重之

於堯舜之道者小桀十一而稅下富上尊詩正義輕之於

堯舜為大貉小貉重之於堯舜為大桀小桀

惡執音義云本亦無乎字

窮饑其體膚云云增益其所不能也云云智生於憂患荀子注

人常過石經下國常亡同

證於色石經。案此避英宗嫌諱

不屑之教說文余不屑其教誨也者唐文粹柳宗元復杜溫夫書。柳河東集其作

盡心章句上

盡其心所以知性知性所以知天韓愈論語筆解李翱引盡心章知其性

則知天也宋本

莫非天命也云云盡其道而死者為正命也論衡

見且由不得亟宋本

人知之亦躑躅音義五高切又許驕切今作躑同達則兼濟天下風俗通選注

作兼善天下也

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蜀志陳壽進諸葛亮集表

驩娛如也選注。案楚辭九懷舒憂娛哀史屈原傳作含憂

對虞知為娛樂也詳顧起元說畧

無不知愛其親者文選寡婦賦注宋金注疏本同集注作也

需然莫之能禦也藝文類聚。案岳珂程史載成都試院賦題出孟子舜聞善若決江河以聞善而行

沛然莫禦為韻一老儒以禮部韻惟十四泰有沛字一為顛沛一為沛邑無沛決之義他有需字乃從雨頭為可疑因率眾扣簾據此則宋本無雨頭也

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晉書閻纘傳

附後漢書陳蕃疏曰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君人者容悅是為此蓋本孟子而語小異

仁義禮智信根於心

兩選注

其色粹然

玉篇粹思季切潤澤貌从日旁卒今从目

旁卒音粹。案粹然當連上讀趙岐以至大至剛以直為句宋楊伯崑以自怨自艾於桐為句皆學者所當知也

足以無飢矣

宋本古

附南史羅研對臨汝侯曰當使家畜五母之鷄一母之豕當用孟子而以二為一

叔粟如火

隸釋漢三公山碑注云菽作叔別雅謂用孟子菽粟如水火說文亦以叔為菽漢書昭帝紀得以叔

賦粟當

登蒙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

宗炳明佛論見宏明集。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太蒙之顛而天下與魯俱小此並用孟文也今作孔子登東山考魯無東山之名論語顛與為東蒙主注孔云使主祭蒙山也皇侃邢昺二疏並云蒙山在東故云東蒙主太平御覽亦云東蒙山在蒙山之

東故曰東蒙引論語為證魯頌奄有龜蒙毛傳龜山蒙山也正義亦引論語疏云顛與主蒙山水經注琅邪郡臨沂縣有洛水出太山南武陽縣之冠石山一名武水東流過蒙山下有蒙祠又東南逕顛與城即孔子稱顛與為東蒙主也史記蒙羽其又索隱云蒙山在太山蒙陰縣西南然則孟子之東山當即蒙山宗少文必非無據也即今云東山雖注疏無明文其為蒙山固可無疑集注云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初未深考或疑是曲阜縣東二十里防山尤誤若杜詩故人昔隱東蒙峰乃終南山峰名非魯東蒙陸游老學菴筆記嘗辨之

鷄初鳴而起

藝文類聚

孜孜為善者

意林。案後書樊準傳大舜聖德孳孳為善注引孟

作孜孜梁書太子傳贊引作孳孳文選景福殿賦孜孜靡忒注引作孳孳又云孳與孜同抱朴子守俗篇情孳孳於為利者孟叟之罪人也張鑑云孳孜古字通孔叢子鷄鳴為善滋滋以至夜半又作滋

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為也

呂氏春秋注。案列子禽

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曰勿應與孟子正同

摩頂

致於踵選注。詳古注。

九仞無泉猶棄井也林意

三王身之也范祖禹宋文鑑范仲淹近名論其引上下文與今同

放太甲於桐宮云云則可放與呂氏春秋注後書注則作故

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後書周章傳

舜去天下如脫敝屣廣韻

王子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鹽鐵論

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何晏論語注邢昺正義云豕畜之所見本異或

傳寫誤皇侃疏作養而不愛豕畜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選注引作豕交之弗亦作不無二也字

君子之化齊時雨劉良文選注有達才者陸善經云達財周恤之一本作才以有善

才就開其性理也案別雅云漢史晨後碑還所歛民錢材漢書鼂錯傳陛下資財不下五帝義皆作財孟子亦然二字古蓋通用

附聞見後錄李固以其進銳者其退速為老子之言此引用之誤

盡心章句下

公孫丑問曰何謂也石經宋本無問字

信書不如無書云云仁者無敵於天下云云如何其血流漂

杵也書正義信書不如無書武成之篇吾取其一二簡史通

疑古篇俗本作盡信書及二三簡盧學士曰史通兩引一作孟子一作荀子黃本於作孟子者添一盡字攷宋本無

專信書不如無書藝文類聚王粲難鍾荀不平論盡

信書不如無為書古本西溪叢語云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云書安可無也學者慎所取而已不

孟子四考 卷二 異本 三七

知慎所取則不
如勿學而已矣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

如何其血之浮杵也
論衡語增篇。兼明書杵乃杵之訛漢書血流漂櫓杆即櫓也

南面而征北夷怨
宋本。石經夷作狄

舜為天子二女嫀
說文嫀音烏果切妮也案趙注果侍也陸筠翼孟云本作嫀朱子語類云廣韻從女

從果者亦曰侍也洪興祖注楚辭二女御引孟作嫀

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也云云將以為暴也
藝文類聚

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

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
漢書王貢等傳序 非聖而若是乎而況

親炙之乎
論衡

仁也者人也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

實也合而言之道也
高麗國本詳逸文

孔子之厄於陳蔡之間
義音

亦不殞厥問
宋本詩攷引孟同

虎負隅
後書馬融廣成頌負隅依險注案韻會隅作隅引孟為證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宋本案會鞏南豐類稿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引孟無之字韻會神字注

同

若是乎從者之瘦也
音義云或作瘦同音瘦 夫予之設科也云云來

者不距
宋本注疏本同案趙注以此數句為孟子之言故作夫子因言夫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更不言子舊作予

祭謨孟子集疏始詳引或問明之胡炳文孟子通引輔氏

亦作夫子但論音讀宜遵朱子而不知子之本為予疎矣

附柳宗元與太學諸生書孟軻館齊從者竊履此誤以滕為齊

人能充無穿踰之心

宋本末句同。案五經文字穿

是以

言飴之也

音義云字書及諸書並無飴字方言注音忝者

西溪叢語曰玉篇食部飴音達兼反古甜字然則字書非

無飴字第於孟子言飴之義不合耳廣韻飴他點切取也

與孟正合孫奭所云本又作飴此別本孟子也其誤尤多

廣業案此說本於學林訓取者當金旁也又通志六書略

飴徒兼切美也食部平聲則云恬恬胡並俗恬或作甜

甘也美也說與通志略同集注因趙訓為取遂以舌取物

證之但龍龕舌部上聲載以舌取物者八字題隄礫為俗

舐為俗通錫地隄為古施為正並神紙反其舌出貌又作

舐押韻釋疑添韻甜字注徒廉切亦作舐釋亦甘美是

亦無訓舌取物者惟六書精蘊中篇函字注汀減切以舌

取物也从舌在口外露舌端舐物人有持短長術以言鉤

人者孟子謂之穿窬省文作函俗書作飴六書正義甘部

函字注飴音忝以舌鉤取食靈光殿賦元熊飴以折折

正義從甘吮物篆譌丙與舌楷作飴鉤也引孟

為證說既支離靈光賦作元熊飴談不作飴齧

勿視其魏魏然音義音巍丁盤遊飲酒馳騁田獵選

吾黨之小子狂簡金本案注疏本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

焉宋本案趙注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

責之也考孟氏門人稱子者有樂正屋廬公都陳子徐子

等獨萬子於篇末一見故趙特釋其例但以稱子為貶恐

未然林之奇謂是萬章門人所錄故稱

子說頗近理不知何時徑改為章也

同於流俗合於

汚世論

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陸善經云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

也。此據通志堂經解所載近刻孫音義脫下五字

異本

邑

右所列異本皆取文異其字異如一爲壹郵爲邽菽爲叔之類亦偶及之以當時傳寫之本如此不容徑畧也若宋以來諸字書所徵引別體頗多率由臆造撮錄數條用備省覽不足言異本也戴侗六書故所引如制槎曰撻秦楚旻大木塵無夫里之帑舜讓禮之端三端於我豈不緝緝然道性善凶不糞其田放勳曰或相倍迭迭舖歎也晉彙楚檣杙魯胄秋橫帑升條理撰使者較相侶垚舜諸匠易其爪躑原之類考槎字木旁廷王音珽故廷從及王聲今乃作彘撻字手旁幸幸音撻故達從疋幸聲今乃作達其引泉之始達又不同秦字隸書夫首經典文字辨證云有

五例秦從矢本午下収也今上爲士何歟凡寸旁皆改又如巡文者門人治任歛歸毆皃桀叙羿教人放訖而不伐討字注云說文从寸無義寸乃又之訛虛負嶠莫之叙嬰見嶠字注至嬰字注仍引作櫻似此非一仲達自謂精通六書因許氏遺文訂其得失所引經傳字體不取俗書而崔銑作後記譏其文互楷篆形錯今古失之億且鑿文見洄詞今觀其書標首用篆訓義兼用楷隸又不能師古而輒變點畫算偏旁此正洪文惠所稱取新尙怪當時學者膏肓之疾也夫古篆所不敢知就漢隸言之見於經者則蔡邕所書石經殘碑尙有存者洪适隸釋載之雖無孟子字體要可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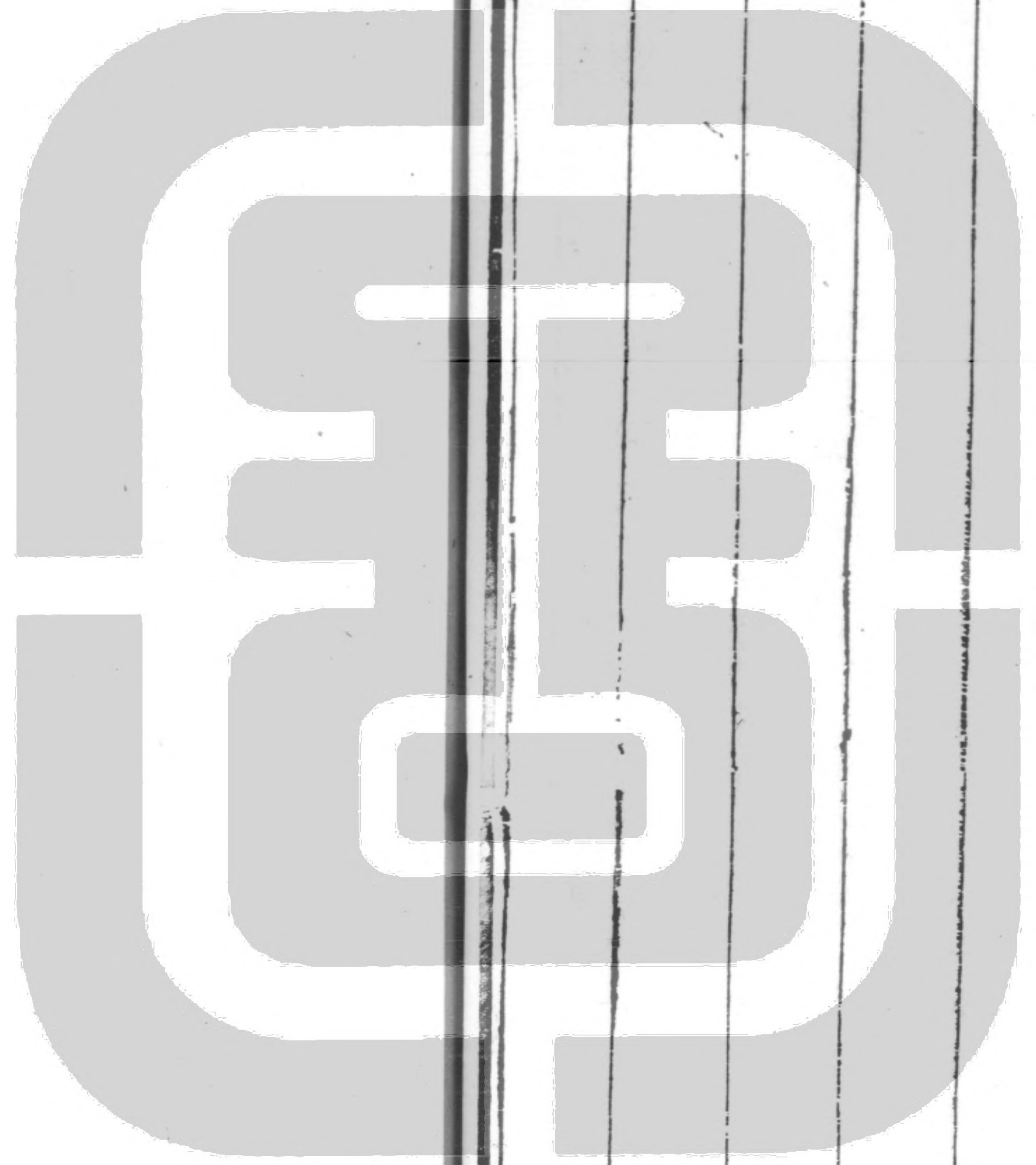
於前歟仕者食祿望望然而去之病如夏畦若子之粟抑亦伯夷之所封歟諄諄然誨之乎魯之嫡也滋甚萃於面仁者以身殉道是也趙宦光說文長箋引孟用體又變如穀齏編嬖象豕入舜宮仁民而忤物之類不可勝舉其最牽合者說文黽部黽引詩得此黽黽言其行黽黽也其箋云孟子黽黽外來今本用施非日部曉曉箋復云孟子曉曉外來用施借也同一施而忽指爲詹諸忽以爲日究何所據又云規渠口園上豕毆譌作規考隸釋字源規之體有五規規規規諸本孟子則皆作規不知凡夫所見何本而有譌釋疑辨毆口之億云長箋也必作毆主

必作、好作疋方作口姑論其一二也本匱器音移因用也爲助詞故加匱別之口本作筐古方作口太簡故借方今不借數千年常用之也與方而乃新借毆與口乎廣業案也象瀉水形音移轉音治語助篆因轉義專加口爲匱此六書故之說口象地四維之形音芳後借用方或誤用匱匱音匡藏受之意此精蘊之說正義並取之而音匱爲喜籀作匱長箋多採正義何獨於毆取秦斤而闕上撇於匱又從俗乎又言棖樓或作岑樓當用增亦與敬甫作檜樓者異大抵講六書者精研其義可矣必更張經典以爲證佐則不可故其書非無可取而自我作古終不謂然也

三才圖會

卷二

四



聖